成宗朝
燕山朝

輯要

光

朝野輯要卷之四

成宗康靖仁文憲武欽聖恭孝大王諱娎字　德宗第二
男天順丁丑誕降于東邸辛巳封者山君成化戊子封乫
山君己丑十一月奉　貞熹王后命即位于景福宮勤政
門弘治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昇遐于昌德宮大造殿在
位二十五年壽三十八　皇明賜謚康靖　仁祖乙亥定
世室有十六男十二女○宣陵廣州西學洞壬坐
妃徽懿慎肅恭惠王后韓氏籍清州領議政上黨府院君明
澮女景泰丙子誕降于蓮花坊私第成化己丑封王妃甲
午昇遐于昌德宮壽十九葬山丁巳追上徽号徽懿慎肅

無育○順陵 坡州卯坐
廢妃尹氏判奉常寺事起畎女初恭惠嬪以淑儀陞為妃
己亥廢賜死生一男即燕山即位封墓号懷陵今廢立私廟
今廢為宗簿寺
繼妃慈順和惠昭懿欽淑貞顯王后尹氏籍坡平左议政鈴
原府院君壕女天順壬午誕降于新昌衙成化癸巳年十
二選入大內封淑儀己亥尹妃廢陞為妃燕山丁巳上尊
号慈順甲子加上和惠嘉靖庚寅八月二十二日昇遐于
景福宮壽六十九誕一男一女○宣陵 大王陵左岡艮坐
男中宗大王 貞顯王后誕生 女慎淑公主 貞顯王后誕生 早卒

废主燕山君 废妃尹氏出

桂城君恂 淑儀河氏出

完原君燧 淑儀洪氏出

鳳安君㦀 貴人鄭氏出 安陽同福

益安君懷 淑儀洪氏出

景明君忱 淑儀洪氏出

茂山君悰 淑儀金氏出

雲川君〃 淑儀洪氏出

女

惠淑翁主 淑儀洪氏出 高原尉申沆

恭愼翁主 貴人嚴氏出 清寧尉韓景琛

安陽君忻 貴人鄭氏出 燕山逼殺

檜山君恬 淑儀洪氏出

甄城君惇 淑儀洪氏出

利城君慣 淑容沈氏出

全城君忭 貴人權氏出

寧山君恮 淑容沈氏出

楊原君憘 淑儀洪氏出

徽淑翁主 淑儀金氏出 豐原尉任崇載

慶順翁主 淑容沈氏出 宜城尉南致元

慶淑翁主 淑儀金氏出驪城尉閔子芳
淑惠翁主 淑容沈氏出漢川尉趙無彊
徽淑翁主 淑儀金氏出宜川尉南致元
靜淑翁主 淑儀洪氏出鈴平尉尹燮

靜順翁主 淑儀洪氏出奉城尉鄭元俊
慶徽翁主 淑容權氏出鈴原尉尹燮
靜惠翁主 貴人鄭氏出淸平尉韓紀

○己丑十一月 上即位初 睿宗昇遐 貞熹王后召
元子在襁褓月山君素有疾者山君 世祖每稱類 太祖
立以爲嗣申叔舟等遣衛士迎 上于私邸時年十三諸大
臣言嗣王成然後即位例也今不可循常宜即位定人心遂
即位 大妃同聽政 五山說林曰初 光廟與 貞熹同坐
適雷震殿柱左驚變色諸王孫錯愕失措 光廟獨不動

者山君年九歲亦自若 光廟語 貞熹曰異日國事付此兒毋忘此言

○康宗龜城君浚安置于外藩爲日記曰賛成韓繼美告權孟禧與繼美言浚有物望又與崔世豪言浚年長且賢可以持重咒孟禧世豪承款依律論二品以上至浚爲群小所指不宜在京安置寧海

○辛卯追崇 德宗大王乙未 附太廟○錄佐理功臣申叔舟等七十五人以佐平輔佐之功也○經國大典二典完已頒行四典遂從用頒中外○命撰歷代帝王后妃可法可戒者爲三編名曰帝王明鑑后妃明鑑

○乙未 上親耕籍田 中殿親蚕○安繼宋室內 世宗
孫女於 上爲五寸親也親祭東郊後欲屈見而憲諫爭到
興仁門內第二橋立命輦陪從向安室內所居梨峴第安室
內身着綿布黑衫手洛女紅頰倒延謁○上仍特授夫翁掌
苑事手行厨金銀器皿盡恩賜秋江言行錄繼宋自號薄田
耕叟文淑以裕八代孫性癡詩語之外餘無留心○是歲
大妃還政于 上野言別集曰時有匿名書粘于政院指
大妃攝政之弊於是還政 上固辭不得○經筵擇三品以
上可備顧問者入侍號特進官○建尊經閣後養賢庫常養
儒士二百人徐居正盤擇享官廳改擇醒殿東西廡李克增

亟擇典祀廳賜布五百餘疋米三百石又賜學田聚文士儒
生以爲彬文盛事承旨宣醞御廚珍味絡繹不絕至季秋
上謁聖廟退御下輦臺宰樞文臣分庭列坐八道儒生萬餘
人雲集上下詩揷花參宴彩纈樂章奏而侑之
○丙申先是 上嘗聞弘文館復集英舊制至是選蔡壽權
健許琛楊熙止俞好仁曹偉等六人給暇讀書于藏義寺時
案
稱文章接一日班會于吏曹憲府擧[illegible]○注蔡以名不偶脫接
字士林笑之目爲蔡文章權文章以在經筵使皂隸帶
銀屛作堂于龍山江上爲讀書堂又於今節命遊郊分賜酒
樂賁寵榮極矣有文名者不及 世宗之盛至燕山廢其制

中廟後舊規

○丁酉年始人子孫勿許授官赴舉著爲令任元濬許琮知政也 互見 太宗朝

○戊戌夏親祀先聖耆老乞言○命盧思慎徐居正撰東文選輿地勝覽又撰三國史 尹孝孫回自京師啓中朝事先聖設床卓我國僻地欠敬請依皇朝制從之 設彩久缺罷

學士

徐居正字剛中號四佳亭贊成達城君謚文忠四登賢科歷事五朝典文二十六年嘗與姜晉山金佔畢齋不悅恐衣鉢歸二公加不稱云前朝李奎報本朝姜晉山及公

文集生時刊行著有歷代年表太平閒話笑苑雜記等
人詩話　端宗初以隨　光廟赴京宿遼東堡驚起流涕
曰夢月蝕月母像也夢不祥其夕母訃至　光廟嘆曰居正之孝
至以動天
尹孝孫號楸溪官至判書謚文孝兒時能屬文其父為政府
錄事請暮往剌相公朴元亨之門閽者以寢不為通日晚
困睡謂其子曰我不才嘆屈至此也須勤學毋如爾父也
孝孫書其剌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剌紙已生毛夢
中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吐哺勞翌朝其父不省又往剌
相公引入問之其人驚惧失措審其字畫乃其子筆也以

實萬相公召孝孫極加寵獎時相公有少女方擇婿入請
夫人曰今得佳婿矣夫人不可曰我女豈與錄事兒爲婿
相公不從竟婿其女○以禮議乞養尹金州置小廚與夫
人共執饔飱嘗觀察使無虞公曰孝友之化州里去非一
二詠歎名之勸搢紳去無四十年常得愛日之誠累上乞
鄉之養行篤親愛人不間父母兄弟之言始遂龔黃民無
有能息然怨之辭此實錄也戊午獄坐罷卒
○己亥帝發兵討建州衛勅出兵助征即還魚者治領兵至
滿浦以江水氷合挖解難於渡師罷兵 上治有詔罷更還
領相尹弼商直擣賊穴明年春遣魚世謙謝帝勅賜金紋

錦西洋布莫論之

○庚子冬十月繼妃尹氏以罪廢黜降爲嬪先是甲子恭惠

王后薨丙申秋尹氏以淑儀陞爲妃丁酉春命下數寧知事

尹遇宮侍發尹遘于獄皆尹氏娚也 上將廢尹氏旣而止

之○野言別集曰初有人詐稱監察尚宮家人投書于權淑

儀家淑儀以上之其書嚴鄭兩昭容將謀害中殿及元子云云

上於中宮房見小囊盛砒礵又於小箱藏方禳書冊 上

聞於中宮以爲婢三月親蠶時所進後三月以此其所書供招

上將廢中宮領相鄭昌孫不能強諫 上命降封嬪別處

益壽宮承旨李克墩任士洪力諫而止後婢三月貰除杖竄

尹氏母申府夫人以預謀臺請削爵不允後 上見中宮交通外間令政院禁之至是廢出私第野史曰尹妃性遊山窺隆驕恣妬諸嬪鄭氏嚴氏不遜于 上一日 聖顔有爪痕仁粹大妃大怒激成天威大臣尹弼商敢議廢之時天威震動人莫敢言許琮引漢武宋仁之失力諫之孫舜孝極言他日元子有惻隱之心 殿下寧不後悔云云名臣錄曰大字蔡壽與校理權景祐啓尹氏雖已廢曾配至尊今處閭閻奉養亦宜請別置一室官給廩餼 上怒以爲希恩於後日命鞫壽對不屈竟赦不加罪三年後始叙○己酉五月二十日賜廢妃死傳旨曰廢妃性本凶險行多悖逆既不順於三

廢又肆惡於寡躬輕蔑寡躬待之如奴隸至言罪逆之跡而割
之嘗見歷代母后構幻擅政之事每以為喜以毒藥自隨非
惟欲忘所忌又將不利於寡躬自言我命長壽將有所為如
此不道之罪關於宗社漢武猶為萬世計殺無辜之鉤弋況
此兇險之人乎於今月十六日賜死于其第又傳于禮曹
曰母以子榮君之恩也防其後奸君之政也顧念儲君寧不
惻然令特命其墓曰尹氏之墓定墓直二人俾節致祭永勿
改易以遂父者○稗官雜記曰 成宗時有陞馬多勝慈於
伊羅之謠陞馬多者俗諺辭絕之辭勝慈於伊羅者廢妃之
辭未幾尹妃見廢○五山說林曰初尹氏嘗親事紡績上崇

染棉織綃 成廟生見之妃下採言曰 上曰何身之長也
上曰又有長於我者當居入試觀之遂命居許琮入蓋長
十一尺二寸也○謏聞瑣錄曰時慶豐監孫舜孝侍上遊極
諺云尹氏之廢也 成廟嘗以諺書書其罪遣中宮及承旨
鴻性狐媚譖其陰過而尹氏終不改竟賜死燕山嗣位盡殺
其時承旨而發舒以不解諺文獨免死云○朝野記此曰尹
氏廢私第日夜號泣繼之以血 上遣內豎廉訪 仁粹后
嗾其宦豎以梳洗艶粧無悔恨意遂加罪尹氏以拭淚斑血
帨付其母申氏曰吾兒幸保全以是告我哀怨且葬我於建
傍俾睹車駕所顧也遂葬健元陵路左及仁粹上賓申氏

交通囚人潛訴生母尹氏之冤且上貴妃燕山嘗以慈順后
爲親母聞之愕然驚怛○破腦箱曰尹氏嘔藥而絶濺血白
錦衫姆以其衫獻于燕山々々抱衫日夜號轉成心恙云○
松窩雜記曰將羅廢妃之時李世佐以承旨將藥去身
還家與夫人卧夫人問朝廷論廢妃畢竟如何答曰已賜死
矣夫人愕然起坐曰傷哉吾子孫無遺類乎母無罪而被
殺子終欲復之他日吾將置吾子於何地而有以對乎燕山
甲子以之子守貞殺死而以長者家帝之孫夫人先見之智
紀張順孫及也許遲貞琮交貞琛兄弟得為寧和其姊者又
行錄識事尹百二東二以允者大議必及之其姊曰吾者子

在儀宮西羅貞母國夫人安氏哼者是忠貞嫡庶不繼文貞以
孟昌號襪後燕山慕誅當貞族者而文貞免人皆歎其明辟
識
○癸卯年月寧海地火晝有烟氣夜有火光投以木則成火
長八尺許廣二十尺今考古事晉元熙間地燃趙石虎秦苻
堅時及唐貞觀時幽州石燃高麗仁宗明宗時白川本朝
世宗時寧海 文宗時尚州地火云遺內傳嚴所禁石堤里
如巖置火則生火○有僧擇興仁門外箭串橋 上命名濟
盤橋又擇興仁門外尋坪橋名曰永渡橋
○是年 貞熹王后薨于溫泉行宮在安城府永順君溥謂

許琮曰昔河崙死於外命入城殯之重大臣也今以倣忠
大行王妃喪在城外臣竊痛焉時論多之
○乙巳頒大典命弄璋兒之子孫勿書朝班互見 太宗朝
○平安野人寇永安道殺鎮將命本道觀察許琮往征之賊
知機逃躲遂焚蕩室廬而還
○上嘗夜於遙見三角山火光使視之有書生懸燈讀書問
之曰何為勤苦曰求為及第耳 上命作絕句遂賜第云○
上微行見人斫一樹鵲巢者植其門使問之對曰鵲巢門前
樹當及第云故以此代之望有益也又問能誦乎製乎曰兼
有所應第十年 上即賜第云○三月上巳 上幸遊後苑命别

盛陳宴肴饌坐客人還歎曰獨有一書生笑　上聞從苑
小門急召入問曰諸生皆歸而獨在何也對曰今日令節諸
生來歸家或與同好相聚臣遠方寒士寡身下第與親戚無
伴侶是以獨留　上曰諸生今在何處曰方會津水邊從具
上曰汝試往其處其人曰唯命乃何承傳來宮御領使其
人招諸生共之諸生大驚望曰屬誰其人賭第○宮侍自湖
西湖　上從容問閑事對曰忠州有寒士客於妓使々々以
妓廣桃其人甚愛而妓不入情及別廣文亦與送其人執廣
文手并與其妓結帶無滯謂廣文曰君不厭我別乎廣文賦
一律曰紫蓮雀帶橫腰細黑春樟靴着足安其人不為之顧

也　上聞之，藏省例題廣文名於桂巽口，特以廣文命郵錄
憲府論之　上召掌令謂曰奔走耕鑿而得之者乃爭名職
人主而見知者乎爭　上顏色俱厲命出其人戰慄而退誤
從御路行　上熟視曰自己當行路尚不知而欲塞人前程
乎廣文竟入至當乎壽才〇宰相李永根李坤共狎一娼相
爭奪言官請罷不允二人謫關目明　上答曰士大夫相窮
妻妾乃褒世子爭不思盈所黨方褒世相不先其言亂以鄉
私為無罪也退而看之乃如〇丞出示說曰　上嘗以一字
宰有舉以權為執義三司爭之又權吏議三司極論又權吏
未三司曰義興不已而命三啓不報且止遂止其後字乃招

補我人脈 上之知人也 ○並從臣安學部人也入館下爲
與生逢二十餘人詩一名卜筮平生至從臣下拜曰當世一
品貴富命也於此諸大笑後從臣登科而校書正字入直閣
慶會樓池觀之玉樓下散步識面 上乘便輿廣玉從臣惶
忙俯伏地 上驚問何也從臣對曰嘗聞此樓乃天上仙界敢有
倫者 上曰能歌乎從臣曼聲長歌 上善之又命高唱辭
根底梁 上大悅曰又能誦乎從臣誦春秋如流終一卷
上命賜馬翌日特拜大司諫人皆大驚三司極諫 上盡召
三司給又命從臣來詣 上命小宦持春秋來自大窗以下
命誦之與一人記一句命從臣誦一卷畢又抽他無不應口

誦　上謂三司諸臣曰蕭望不能誦一句耶彌清貫如從直
者豈不當此任乎以直得玉一品○上親享者一掌讀祝
後不出聲望曰臣豐山第庄之官等了　上曰是乃失敬不
能讀祝而使當一僕攸之矣過此月以舊職還授○命集趙
孟頫字刻碑德者大寶藏揭于後殿親寫王為條約兩院記
賜之以說令刻揭曰君之豈非莫切於大寶藏臣之箴首莫
切於待兩院記又教曰後戒勅內侍責臣能文者作兩院
記揭示奉○持平金壽寧論吏曹言錫圭比之盧杞王安石
上怒覽之曰爾謂錫圭為盧杞王安石比予於德宗神宗
耶壽寧曰德宗用一盧杞神宗用一安石錫圭無二人之奸而

嚴下用之匠以為過 上震怒曰初聲吾獻其以有國執
如得無驚怖耶錫圭良臣也與之共論國事也吾之不屬乎
甚喜爲令饋遺◯鈴平君尹士昕 貞熹王后弟也以上使
赴京恃宮掖之勢黷貨還到義州參議權景祐以書狀官盡
收其貨以聞 上下士昕于吏 權景祐日加寵遇◯上嘗值
旱露禱聞靈殿之乃房主與族行私宴也 上大怒曰予
撤樂露禱食膳之聲乃敢張樂其囚諸獄二十四人一時執
囚乃令子弟疏訖 上尤怒曰渠知罪陷死又使子弟冒疏尤
可惡擇疏人盡執以入其人知皆散走獨嬖房主之子被
執時尚稚 上曰爾何獨不走答曰為父上章孫受死敢逃

辛上曰此跡誰歟誰出對曰臣作之也 上曰爾年幾
對曰十三 上曰爾筆能爭勝罔當死對曰請試之 上以
閱草為題其兒立就而書之其末以為若藥海寬物尚毅三
丞之草 聖上以此赦念吾欲渴千里之雨致之不難也
上見而奇之曰爾父誰爾名誰也對曰臣某居之金某即臣
父也臣以龍為名 上御筆書曰能文之士不能書能書之
士不能文爾能文又能書見爾書放爾父見爾書放爾父之
罔像其錄孝于忠國命出表揚其書以其兒往某府出放之
恤撫以下遜書門展其書見之遂出其二十四人放金龍
中宗朝魁科状元尹每當 成宗忌辰西沛涕泣三日竟是月

不食肉飢死後其子孫以御筆為障懸其神主後云○有人
上諫孔伸寃者 上曰此跡往所寫也曰古人妻信而丞臣
之使寫楷書遂擇造紙撕提躍至嘗決乎不遂一才如
此○上徹御苑有鷄啼紙隙視之乃宰令饋左承旨物目
草也 上袖其紙御經筵召承旨從容語曰筆分宰以食
物遣分受之乎第三坐同席曰何敢受之第四第五同辭焉
第二坐左承旨避席俯地曰臣有九十老母所有一宰令以
海物遺臣臣受之矣 上嘆之自袖出其紙曰卿可謂古之
遺直也○直提學閔順入直吏誤付箋于標與 御筆冊相
混及箚遂閔披視之俯伏曰臣本無學術入直遽箋之之質

寺同僚僧以解義今更誤付標文除不能講讀治臣罪 傳
曰某言直而甚嘉之特加通政○光廟講說有一賢堅功多
御之膳曰三死云與 上初即位貴人殺人有司論依律
貞熹大妃欲曰 先王嘗手教貴原之 上難之曰 先王
之教一時私恩殺人者死萬世公法也 大妃不從 上曰
大妃不聽而竟不敢從國事願更付他人也 大妃曰惟所
欲爲 上遂杖貴人然不至死○上御便殿奉保夫人白氏
請爲人 上曰所受何物乎官爲公晚後家吏言事忍不續
○有一人以土地含捨佛寺以祈子孫福其子孫窮不能自
存與寺僧訟屢屢擊錚訴之 上親筆判曰納田于佛心亂

福於佛者不靈子孫貧賤田還于主福還于佛此其至愚
云折獄使各從之意策之矣○時開寧孫入耕田得古佛耳
目口鼻皆刓缺置之田畔偶有病喘人拜若小差遂以爲靈
或云放光由是有僧來主香火有施主作庵居士族婦女諸
堂祈禱金山倅李仁亨捕僧及施主逐之象村集曰我朝巫
佛祈祝尚有處所自上有疾則僧徒設禱於仁政殿松岳神
祠行禮巫女設宴開倡入器與巫女歌舞成廟始用言者
言罷之麗朝崇佛士大夫殯堂會僧設經名曰法席齋又山
寺設齋七日名曰食齋又忌日邀僧引魂設茶名曰僧齋至
是並禁之○時朝士有後娶妻疑靈女有曾經人者疏請去

之上命宦侍畫其家形止而来見寝室傍有高梯 上賭
其人告曰此如秋栗時至自坼與之終身可也時人以為高
楼連寝室自少上下相激使然當以意思之 聖意和衆人
所及也○讒傳有告変去 上怪遂對使之坐則起動回觀
此状貌雖居至位通釋之○上嘗置酒宮屋召命笑春風行
酒笑春風永興妓也酌杯至領相前歌之曰舜雖在不敢所
言議學陶所正我好速也時有武臣秩高至兵判者吏曹與
文臣者在坐春風酌而進曰傳古通今明哲君子豈可避豪
乃厳武夫之矣知也兵判有怒色春風又酌而進曰前言戯
耳文武一體趨之武夫郷吾不信吏曹笑曰然何舍我李春

風又酣而進曰齊大國也楚亦大國也小小滕國間於齊楚
何事何者此誠將事齊事楚 上大加稱賞賜錦緞甚多
自是寵名傾一國○其行錄曰惠莊王妃 懷嬪王妃
陵寢處 襄嬪王妃同處一室 上為設曲宴遊曲雲將五六人習
翌殺人 傍學其中一人容色才藝絶類常目在 上上覺之命付其
僣恐不
於是何父母嫁之勿令復入自此曲宴之罷 上尚無朔日三御經
所習也 送日三朝 王大妃日引宮室射于後苑對宮室而設小宴
妓樂隨之此國太平盛事 筵議者以遊山之醜於宴樂有
耳目之明也慣事○上嘗御慶會樓烟朝月夕綠燦咽啾自
三清洞至造紙署騎步織路一日無無 上特問廝由市人

著以今日乃國忌不敢遊樂 上曰朝廷當忌國諱萬民者
何不樂自今勿禁又於漢江船遊向夕還宮馬上舞袖而司
請止不允舞到鍾街皆曰今即不止舞而入宮遊停啓明日
議曰予雖樂太平烟月儀之不暇在諫臣之道繞抑回爭遂
罷不肯 哭老尚今從羅潛然不見流澤之人謂也○命好
仁以玉堂直宿 上從宦一人夜臨直宿房好仁驚起 上
命品著紗帽從容談論 上見其紬衾露敗歎曰儉素可尚
即命宦者持被而來覆之而去此古唐文宗韋纁同一恩
寵也 上每月夜與宦官數人遊慶會樓池小舟載宦五六人
稍好仁謂之有如廣寒之待詔仙也好仁家在南中乞歸省

母　上嘗使人覘之好仁入驛房中壁一律曰北望天涯隔
南來母子同傳其還奏　上曰渠亦念我至矣　上愛好仁
之詩恩遇隆盛終不至大故者蓋緣其不堪爲宰輔也乞孫
便養　命除歙楸　嘗諭監司曰好仁予之友也爲親居善覲
之未幾考下下　上怒問監司對曰好仁吟風咏月不治事
予是以下之　好仁字堯臣號蕭溪○上嘗有疾　大妃使女
巫祈禱於碧松亭　太學生李穆倡諸生杖其巫逐之　大妃
怒告　上　上密大司成諭曰士習歸正予是用嘉之特賜酒
○上嘗志於學三時講於經筵引玉堂入直之士與之論講
經問古今治亂民間利病便殿招對無張一歸而已夜至夜

半大醉而出撤御前燭送西院即金蓮燭之送是也○上喜
倣大白有一玉盃清瑩如水每直臣用此杯有一宗室飲後
便袖之趍舞佯仆杯盡碎蓋諷也 時紀綱甚嚴人皆畏懼大
忌洪興与青坡李陸陽墻相善李梅窓定磯有踰制者洪方赴京
聞上嗜其為人語曰國有常制第一毫有踰當請以法處
視之即盡毀而斬之不踰尺寸判無田霜行還王子檜山家
駐馬呼其主僕告曰王子之金間閣多小者斷爾如惜死勿
踰制者老暮其人遮謁曰多者撤之長者折之不敢犯法田曰
初陸踰制者令撤還令其觀後月○洪興應之節也不由科第
應敎金安伯為大憲風采凜凜然外剛內和嘗遇早藥酒有

醉嫗八七人拍掌歌舞欄（出船）回進賜：：此不好手何樣徐手出笑曰好些：：當地緊有扎勿僭觴出備財也一帝中嘖：不已○鄭步上碩堅不掏小節弘文韜氣郎達出首一遂收拾為皮無例信仰因佛事鄭子應家猶不信然以鐵絆包隸（介道寸）騎馬居中一收隨後道路携笑曰山字皮負固條戲回信一歸何害於義而炎家儀至此鄭笑曰信邱眼前事亦勒從背後手也為你不見的前信於人至你不可實為山字皮也○知中根李約東男老村常收魏羅指一鞭及后還個掛鮮上馬人室藏：每新收上皮時掛：歲久盡破盡其鞭形而掛欲後人效其情也自馳羅還船到洋中忽回遭

不前篙師皆懼有一神告曰島民感公淸德賚一金甲贈我
待以披甲之時歆之公即令援之洋中乃利涉後名其處曰
援甲淵○召麿延拜主簿延字大有嘗父病欲食魚膾鑿氷
置網注曰古人叩氷得魚吾置網不得赤脫立氷經夜得鴛
鯉又欲食甘菜延泣於菜根菜忽生其父病愈 上召入內
屢問曰叩氷魚躍信乎對曰設網幸得之鄉里不察謂孝臣
實不能如此又問四書二經何謂爲第一義對曰事親之孝臣
所欲而未能圖以之忠臣所欲而未能也○幼學南孝溫疏
陳以條其一復 昭陵事有曰 昭陵見廢二十餘年冤魂
無依臣不知 文宗在天之靈肯將享禴祀乎 世祖戊寅

訓睿宗曰予嘗患而汝當恭等局於吾懸不知處通死所
以順吾志也云云 時朱溪副正深源疏請除用勳舊且言鄭
汝昌丁克仁姜應貞皆聖賢之徒也孝子慶延乃社稷之器
也云云 勳舊韓明澮知大懼者乃以名任士洪與同副李瓊仝
啓曰復 昭陵死臣子所敢言且深源孝溫與姜應貞鄭汝
昌朴演等別為一群翻行詭異推應貞為夫子指演為顏淵
戰國處士之橫議將改行請鞫深源孝溫以遏流弊 上不
從初士洪嘗 上初年請罷內佛堂頗有聲稱 上亦嚮用
然士洪實陰邪好傾陷人嘗嗾諫官劾去玄碩圭覬取者亦
有又羅織孝溫深源之死欲網打士類以媚悦於勳舊副學

俞鎭奉敎表沿沫疏言近來士洪更稱藪奸及不肖食祿之
應任士洪陰險邪僻其父元濬穢行惡迹著自先朝請竄
士洪父子 上令収士洪告身元濬不可以子罪及其父旨
問應奏蔡壽和曰臣知義不與元濬同周旋者經筵乞罷臣
職 上允之朱溪正深源奏曰 殿下之所見兩數及士洪
父子何也士洪今臣姑母夫詳知其爲小人也因歷敍奸狀
上召沿沫及士洪父子問其狀沿沫面斥士洪嫉誅者勳
碩主子士洪語屈遂命士洪竄
○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昇遐 上喜居多內熱因瘡
奇日許素病過一夜盡赤蓋血嘿也鍾愛一王子甚多過事

宮府論之 上即位城上所嘗嘗出一句賜之世人家寂凌霄
後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 上昇遐○龍
泉談寂錄曰 上學問淵博文辭灝噩鼓舞人才作成士業
至於書畫皆天縱不煩模習而妙絕人倫散落人所得之者
不啻拱璧矣○慵齋叢話曰 成宗昇遐之日城中士大夫
多有婚媾者或乘昏而往或當午而往或家不知而往後事
覺抵死皆出君朴之蕃武人不解字前一日醮子之夕賓僚
畢集至此 大內疾劇乃曰君父不豫臣子何忍行婚禮遂
辭絕賓僚而返之議者曰士林反不如武士可歎也

成宗朝

相臣錄

右蔭 韓伯倫 字子厚謚襄憲 睿宗 國舅再考功臣

右蔭 尹士昕 字鄕南謚襄平佐理功臣坡川府院士盼節

右 洪應 字應之號休休堂再考功臣謚忠貞

領 盧思慎 字子胖號大隱堂謚文匡閑孫宣城府院几杖

右 尹壕 字時保 成宗國舅几杖謚平靖

右蔭 成奉祖 字 謚襄靖佐理功臣昌城府院

領 尹弼商 字湯卿再考功臣坡平府院甲子禍

領 李克培 字謙甫謚翼平仁孫子再考功臣几杖

領 許琮 字宗卿號尚友堂謚忠貞長十一尺二寸

領 愼承善 字子繼謚章成父 燕山妃

文衡錄

洪貴達 字兼善號涵虛亭吏判謚文匡昏朝禍

書堂錄 自 世祖丙子罷集賢殿書堂亦廢 成宗首開 藝文館復集賢之制丙申用故事賜暇讀書癸卯

以就山廣佛寺序其所而未有名稱

成俔撰 字和仲號眞逸齋修

盧思慎 見相臣錄

徐元濟 字子深父對嘗孫請國時以士時父被誅

鄭蘭宗 字國馨吏叅光鄕父

洪貴達 見上文錄

成俔 見燕山文集錄

蔡壽 字耆之號懶齋文對禮和仁川君謚襄靖

表沿沫 字少游號藍溪重詩同樞戊午謫卒

楊熙止 字可行大憲

金壽寧 字十八文對戶叅謚文悼福昌君

李叔瑊 字次山號夢菴吏叅

魚世謙 許琛 並見燕山相臣錄

崔淑精 字國華副學號逍遙齋能詩

李瓊仝 字玉汝大憲

安琛 字子珍號竹齋工判

金訢 字君節號顏樂堂文對工議安老父

趙之瑞 字伯符知足堂生壯重壯輔德甲子禍

兪好仁 字克己號濡溪掌令

曺偉 字太虛 號梅溪 戶參 甲子禍

李宜茂 字馨之 號蓮軒 司諫

崔溥 字淵之 號錦南 司諫 甲子禍

李宗準 字仲鈞 號藏六堂 舍人 戊午禍

金馹孫 字季雲 號濯纓 生壯 獻納 戊午禍

崔淑生 字子眞 號盎齋 贊成

李達善 字兼之 正

李胄 字胄之 號忘軒 正言 戊午禍

權達手 字通之 號桐溪 校理 甲子禍

李顆 字顆之 十七登第 大諫 彥靈永孫 速告死

權健 字叔强 十九登第

申從濩 字次韶 號三魁堂 生壯 文壯 重壯 禮參

朴增榮 字希仁 號訥齋 十八登第 校理

申用漑 金銓 南袞 李荇 見相臣錄

姜渾 字士浩 號木溪 判中

權景祐 字君錫 校理 戊午禍

權五福 字嚮之 號睡軒 校理 戊午禍

金勘 字獻之 贊成

李黿 字浪翁 號再思堂 禮郞 甲子禍

李希舜 字師聖 吏郎

成仲淹 字季文 弘傳 戊午禍
洪彥忠 字直卿 號寓庵 校理 甲子禍 貴達子
金千齡 字仁老 生壯元 壯直 學
朴誾 字仲說 號挹翠軒 修撰 甲子禍 年二十六
李沆 字浩叔 贊成 號安老堂 賜死
李希輔 字伯益 號安分堂 同中朱溪君門人 附安老
清白錄
林整 禮判
許琛 見燕山相臣錄
尹碩輔 直學

李穆 字仲雍 評事 甲子禍
鄭希良 字淳夫 號虛庵 知禍 逃世
金世弼 字公碩 號十清 知中 己卯名賢
任希載 字敬輿 號丙庵 正字 士洪子 戊午到
朴祥 字祥之 號訥齋 牧使 己卯名賢
成俔 見燕山文集錄
朴說 字說之 贊成 謚康靖
具致寬 見世祖相臣錄

李墳 韓城君叅贊牧隱玄孫

金繼光 字撝卿 光城君 礼判 諡恭安

梁灌 府使

趙之瑞 見上湖堂錄

趙士秀 叅贊 諡文貞

李賢輔 字棐仲 號聾巖 知中樞 諡孝節

安彭命 字德甫 司諫

朴處倫 監司

閔暉 大司憲

李愼孝 監司

勳臣錄

辛卯 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七十五人

一等九人 申叔舟 韓明澮 崔恒 洪允成 曺錫文 並見相臣錄 世祖 尹子雲

國光 並見相臣錄 睿宗 鄭顯祖 權瑊 並見翊戴功錄 睿宗

成宗 月山大君婷 成宗兄 密城君琛 見翊戴功錄 鄭麟趾 見相臣錄 端宗 鄭昌

孫洸會具致寬金礩并見相臣錄 世祖 韓伯倫尹士昕并見相臣錄上 韓
繼美見佐翼世祖功錄 韓繼禧見勳戚功錄 宋文琳碭城君大憲
系十六
成宗祖 盧思慎洪應李克培慎承善并見相臣錄上 姜希孟見勳戚功 任
元濬見上書堂錄 朴仲善見勳戚功錄 徐居正見文衡錄 宗 梁誠之南原君吏
判謚文襄 金國光見上白錄 淸 康袞 李克增 韓繼純 鄭孝常 尹繼謙 并見
勳戚功錄 韓致亨見相臣錄 燕山 李崇元延原君文 判吏書
罘二十六
金守溫字文良号 李石亨字 号樗軒一魚三判 判中延城府院謚文康 尹弼商
許琮并見相臣錄上 黃孝源見佐翼世祖功錄 柳洙見靖難功錄端宗 魚有沼 宣烱
禹貢 金嶠 李叔琦 金順命 并見勳戚功錄 咸禹治東原君傅霖子 李塤見上淸白
錄 金壽通字叔經月川君文判戶判謚文平順命父 吳伯昌興原君知中樞桓謚憲平居

漁溪山君知中李鐵堅月城君武贊成韓致仁西城君知敎具文信續原君嘉靖鄭
蘭宗見上書出錄鄭崇祖字孝叔号三省堂河南君吏判豬孫子李承臣字三灘陽城号
君文對禮出謹文簡韓致義字誼之清陽君兵曹判書謹章悼韓僩琅城君正憲明會子全壽寧見上
書堂錄韓致禮字子節西原府院吏曹判書謹莊簡韓義西陽君系書恭悼繼義子謹李永根
韓山君對知書文李壽男全城君嘉靖湖山君琛讓寧大君子申瀞高川君吏知叔舟子
滿造印坐死柳輊文陽君贇成謹平簡沈瀚青川君武左尹申浚高陽府院文對謹昭安叔舟子

廟庭配享

申叔舟　鄭昌孫并見相臣錄　世祖　洪應見上相臣錄

科錄

崔瓘知三十三人朴欒文知二十人尹喜孫知十三人韋孝

琚和三十三人柳達和四人鄭光世和十人申從濩和三十
三人尹達莘和十三人金驥孫和十一人李承建和四人李
文佐和三十三人宋瑛和十六人閔頤和三十三人柳順汀
和五人柳世卿和六人李希孟和十四人韓訓和二十二人

補遺

南孝温 号秋江

安應世 号月窓進士與秋江遊

柳藕 号西峰寒暄門人天文卜筮書畫音律具絕

成聃年 号靜齋校理不事家產希顏子

李宜茂 号蓮軒司諫以文學名子芑荇

辛永禧 号安亭進士碩祖孫

崔忠成 号山堂德之孫寒暄門人隱居性理灵岩祠

朴淑乾 号五恨縣監

郭垠 号龍村承旨沃川祠

○廢主燕山君名㦕成宗長子丙申生甲寅即位丙寅廢放
喬桐在位十一年是年十二月殂葬楊州
○妃慎氏孫監承善女反正後廢居貞淸宮○初納嬪之日
風雨大作成廟付書于嬪之父曰俗以婚日風雨爲惡風
以動之雨以潤之萬物莫先風雨之功云云
男廢世子顗移旌善賜死昌寧君仁陽平君諴竝放死
○甲寅十二月主即位主天性荒淫刻酷爲世子多弗理事
成廟以其母賜死之故不康丙辰丁巳錄回孫句茹辭孝
一日乘醉上御榻以手捋之曰此座可惜蓋以燕山方晉惠
也上回身亦知之不忍廢也臺臣請從灌揚花又請卽藝

盃何事 上曰或予好色或予嗜酒醉中無天子況高君無他
爭道矣乃豈非江邑三十口以貳相居便不居相位哉蓋憲貞
行伊霍事也夫以 成廟之聰達不知燕山之愚而此死
天也
○孫舜孝號勿齋又號七休子端宗科贊成主文諡文孝
○成廟在尹嬪時以江陶上疏極諫而不知燕山不克負
荷佯醉登榻以諷之○成廟愛其才每敕飲[illegible]毋過三盃一
日 上見承文院事天表不善亟命招大提學不得蹤跡舜
晩舜孝以宿酒氣滿面 上怒曰表文欲使汝撰卿醉如此
予固戒毋過三盃何不踐言也舜孝曰臣但倒三盃 上曰何

器第曰食鍮鉢三耳　上曰卿次疎不能作文嘗指挂學篆
四臣請拖　上命撤御硯與之舜孝書罷倒筆柄循行而着
一過號進之　上大喜即封裹以送仍命設宴以樂之出宮
人彈琵琶歌之　命舜孝起舞○爲關東伯一日入京肅謝
引見賜酒兩司論以未有召命擅上京　上曰久離榻下戀
主來見罷之極當予未知兩司踧踖而退○慵齋叢話曰七
休嘗爲原伯適旱禱雨夜半聞雨曰我當謝天被朝衣立庭
中無數拜有吏持傘出曰歷首處安用傘命去之又爲嶺伯
若過孝子烈女閭必下馬再拜挂雨不避都事李緝擁蓑田
間坐出拜畢謂曰足下何以爲之李曰我先出拜矣左右掩

口又嘗至年懷見賈子厳下馬拜曰東方神義專是太師之
力又嘗陪獵于穿山嶺猛虎被圍必乘醉抽木箭馳馬以射衆
人力持而止凡事多類此○謏聞瑣錄曰公嘗頤長齋而終
一日數飲晨起謂夫人曰速具飯來飯訖取一卷冊挾之上
下階級曰吾效少時挾冊也乃隱几而卧視之則逝矣嘗令
燒瓦一大壺埋床石下如命焉
○主為元子時有疾擇醫家養之令晉山君姜希孟夫人調
攝不旬日氣健晉山家在崇禮門外主每遊園中松下及即
位宦官貞松繞金帶令過者下馬令巡廳門避馬屛門云○鵝
城雜記曰遊山在東廊時請遊街多還 上曰有何奇觀等

日無違玩但有一犢隨母々有聲輒應々母子生全哭乃羨
也上聞而悲之蓋蓮山之失性由於尹氏之虐賤祚初頗
以英武稱之
○主新立朝野稱英明佔俾高辭位還鄉人問其故答曰觀
新主眼睛如蜂虎呂將爲首領幸矣及戊午甲子之禍人始
欽其先見之明云
○主爲世子許文貞琛爲弼善趙文正之瑞爲輔德趙天性
峭直主甚苦之許則婉言開導主大敬焉古曰趙之瑞大小
人也許琛大聖人也及甲子禍起趙先被誅文貞位居相位
不能匡救每周旋營救所活甚多還家必吐血因憤懣而卒

琮之弟琮之父也◯成廟嘗養一鷹馴擾不離左右一日遊
山足蹴之 上不悅曰歎忘傷人〻何不仁也主即位之日
手射貞鹿兒〻〻常帶箭流血蹶於宮傳官廳朴松堂英入宮
見之〻曰 先王所愛之物至於此臣下何有哉即日解放
然當時見幾而作唯松堂一人也
乙卯時永春縣亘有聲如鈴瓶色赤自天而地即滅餘光上
昇而散觀之狀如雞卵色微黃堅如石搖之有聲如有物
在中丙辰時本國人高益堅高石山金孟孫和違禁下海往
來海浪島回遼東咨文取問本犯按律科斷至庚申回帝勅
遣田霖李培搜括海浪島逃民遼東男婦六十四名本國男

將四十八名奏呈于帝
○是年春主以還尹瓛入墓復其位也乙卯錄曰戕以人莫
敢異之申從濩以禮義綱持 成廟遺教極言不可諫陸不
見用群以不能匡及議立廟事主大作威鉗下拼違手以拔
理悅然以為非 先王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東傳錄
曰時金諶以大憲庭爭十餘日主曰前憲之知母子之情卿
不知何也答曰前憲之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也時論韙之
申從濩號三魁叔舟孫也 成廟科對進士重試皆魁
秋來朝京回松都卒○三魁嘗過妓上林春之家有詩曰
第五橋頭楊柳斜晚來風日轉清和湘簾十二人如畫青

損祠臣信馬過可留風流雅謔而猶以此撰傳題○藍山
議立尹氏廟公諍曰僭見　先朝於之禮有未安只祭於
私廟亡還以畫孝云○子潛號雪川子賢良科翰林罷科
蔭牧使能文書畫人稱三絶辛巳禍杖流
戊午柳子光李克墩秘搆成士禍殺金宗直門下諸人秘告
廟陳賀○南袞所撰柳子光傳曰子光陰賊害物人有才能
出己上者必欲陷之嫉韓明澮欲以奇中又欲搆辛頑主謀
敗流東萊尋放還嘗遊咸陽作詩題板及佔畢齋守是郡撤而
焚之曰何物子光乃敢揭牌子光切齒以佔畢齋顯達及阿
附之及卒也為文以哭比諸王通韓愈後見李克墩先中衆

柳便附之克墩嘗於全伯 成廟之喪不進香而載妓以行
全馹孫書其事於史草克墩啣之至是於實錄堂上見馹孫
史草書其惡甚悉又書 世祖時事又有弔義帝文欲因此
報怨一日詣摠裁官魚世謙曰馹孫誣毁 先王臣子見此
而不聞於上乎世謙愕然不答乃謀於子光子光揚臂曰此
豈遲疑事乎即往見盧思愼尹弼商韓致亨言其事盖思愼
弼商乃 世祖寵臣致亨族連宮掖思從已故謂之倡諸善
備門呼希承召慎守勤啓之初守勤承召侍從以外戚論
之守勤啣之至是聲怒交集而主又猜暴嘗憤文士曰使我
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及見子光知啓命鞫因命内竪金子

掾掌出納餘不得與聞子光以獄事自任每於子掾傳教時
進嘗其前曲爲恭謹子光自袖中出一卷書乃金宗直文集
也摘其中弔義帝文與述酒詩遍示曰此皆指世祖而作
駉孫之惡宗直誨之也自爲註逐句解之仍啓曰宜論以逆
其文并皆燒之凡宗直對文懸板及成廟嘗命宗直撰環
翠亭記掛楣上諸並撤之所以報咸陽怨也子光以爲一網
打盡之計目弼商曰一切鋤去然後方得清明思慎握手曰
武靈何爲出此言也及定罪之日思慎議不同議子光議是曰
晝晦雨下如注風起拔木飛尾人莫不顫仆儒林喪氣學舍
數月無讀書声矣戊戌之獄正類攻邪黨戊午之獄邪黨陷

正類二十年之間一勝一敗治乱随之大抵君子之用刑常失於緩小人之報怨必戕滅乃已使戊戌君子能盡其用刑豈有今日之禍哉

○野言別録曰傳旨曰金馹孫所修史草載其師金宗直弔義帝文云丁丑十月余自密城宿踏溪驛夢有神人被七章之服頎然而來自言楚懐王孫心為西楚覇王項籍所殺沉之郴江因忽不見余覺之愕然曰懐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之相去萬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載来感夢寐茲何祥也且考之史無沈江之語豈羽使人密侍而投其尸於水歟是未可知也遂為文而弔之曰惟天賦物則而與

人兮孰不知尊四大與五常匪異豈而夷裔兮豈古有而今
亡故吾夷人又後千祀兮恭帝楚之懷王昔祖竜之弄牙角
兮四海之波瀫為長雖鱧鮪鰂鯢曷自保兮思渦網而營々
時六国之遺祢兮方沉淪播越堇比夫緜泯翠也南楚之將
種兮鍾漁樵而起事求得王而從民望兮存熊繹於不祀撻
乾符而面陽兮天下国無尊於芋氏遣長若而入関兮亡足覩
其仁義羊很狼貪擅夷冠軍兮胡不收而膏諸斧嗚呼勢有
大不然兮吾於王而益惧為藍醢於反噬兮果天運之踪戾
郴之山巍以觸天兮景晻曖而向晏郴之水流以日夜兮波
滔決而不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既兮覗至今猶飄蕩余之心

賁宇金石爲王忽臨宇夢想循紫陽之老筆爲思蝀臺而欽々
擧雲罡而酧也爲葺爽炅之來款云其曰祖竜之弄牙角者
宗直以始皇也　世祖其曰求得王而從民望者宗直以義
帝也魯山其曰羊很狼貪擅廢冠軍者指　世祖誅金宗瑞
其曰胡不收而書諸簽者指魯山不收　世祖其曰爲藍醋
於反嗟者指魯山反爲　世祖所藍醋其曰循紫陽之老筆
者宗直以朱子自处以擬綱目之筆馹孫贊其文曰以寓忠
憤念我　世祖功業嵬々宗直與其門徒譏設聖德其設刑
名以啓云々金宗直剖棺斬尸其徒金馹孫權五福權景祐
并凌遲处死李穆許磐并處斬姜謙杖百遷奴表沿沫洪瀚

鄭汝昌茂豐正摠姜景叙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杖百流三
千里李宗準崔溥李黿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珍
李繼孟姜渾杖八十遠方付処流人等并定烽燧之役魚世
謙李克均柳洵尹孝孫等罷洪貴達趙益貞許琛安琛等左
遷
甲子二月主撲殺 成廟後宮嚴氏鄭氏兩貴人於內庭兩
子安陽君恂鳳安君㦀并殺之搜聞瑣錄曰時 仁粹大妃
方沉綿床第遂起坐曰此父王之後宮也何至是耶主以頭撞
大妃玉體 大妃曰凶惡哉遂臥不起○任士洪子光載尚
睿宗女崇載尚 成宗女而崇載尊之妻妾納主取寵云數

微幸其弟士洪泣訴廢妃以嚴鄭之譖見廢云主遂殺兩貴
人○是年四月 仁粹大妃昇遐行易月之制臣民斬衰并
令二十七日除之
甲子士禍作記聞曰 仁粹上賓後廢妃母申氏交通內人
潛訴尹氏非命之冤且上其拭淚班血帨主愕然慘痛取見
時政記怒其獻議大臣及奉使之臣及復位時忤旨諸臣無
慮百餘人皆殺之先死者戮尸緣坐死者亦斬尸其子婦定
屬女婿遠配其中尹弼商李克均李世佐成俊朴閭李坡謂
之六奸破家瀦澤立碑書罪甚至碎骨飄風投尸江中其醜
刑前古無比立私廟祭妃原廟封其墓懷陵或曰尹氏恃寵

無禮而　毋后仁粹精要交搆以濁　上怒大臣阿諛順旨
遂擠于罪○秋七月傳曰戊午之黨負才交結非議朝政例
同亂臣并加罪眉叟記言曰慎守英以王妃勢用事告匿名
書誹謗朝政遂有甲子之禍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
魚世謙沈澮金升卿權柱嗟廢妃事皆極刑洪貴達料達手
朱溪正深源卞亨良李守恭郭宗藩朴柱康伯珍崔溥成仲
淹李黿金宏弼申澄沈順門[澮之子也]姜詗金千齡鄭於李胄趙
之瑞鄭誠謹鄭汝昌成景溫[浚之子也]李幼寧[深源子也]南孝溫洪湜
茂豐正摠五父子或以金宗直門徒或以敢諫皆戮殺已死
者戮尸○野史曰尹弼商締結子光共害士流自謂承終無

虞終不克三林之禍韓明澮鄭昌孫韓致亨輩多殺忠良濫
及無辜豈天假燕山以償其寃耶亦一好還也先是任士洪
朴孝元私朋奸黨慫 成廟擯不用至是燕山大殺朝臣皆
士洪挾私而陰導也愼守勤守英守謙者愼妃之兄也盤據
內外具壽永者永膺大君婿也以淫巧財貨得寵其子爲主
之婿此數人表裏爲惡矣李長吉長坤兄也以俾齋門人附
燕山寵姬張綠水士流退溪曰長吉一生如前後身宣獨程門
有邪慝哉盧思愼字子胖號葆眞齋又孝思堂右相閈之子
也 英廟嘗論宰相才目公曰器達第一 英廟嘗試用人
思愼以都承旨醉言曰後進承旨皆已陞迁臣獨未迁請改

援他戰韓明澮曰自請除職可乎 上命罰思慎酒使君子雲解金帶〻思慎
即除尹判至是與子光忩啓成安獄惜哉其後思慎累戒子光云

構禍凶臣

柳子光府尹規之孽子也少無賴奸猾趫捷多力規使之
誦漢書日一大傳捕銀口魚日一百尾日以爲常誦不滯
漁不縮既仕屬甲士直建春門李施愛叛上疏自薦曰彎
弓三百斤誦詩二百卷而尚未遇云 光廟召試從軍還
任以兵曹正郞擢魁科 睿宗初誣告南怡錄功封武靈
君性陰賊害物嫉韓明澮貴盛欲奇中之疏論跋扈 上
不之罪又與任士洪朴孝元欲擠玄錫圭謀啓流竄毒殺

及搆戊午禍揚揚自得無復顧忌 中廟改玉亦叅推戴
勳入直摠府見扇面竒袂立至四字大驚曰此扇始出箱
中柢不難手伊誰書此俄有吏報臺諫請罪閑東將死
兩目瞽及死子軫不赴喪次子彥對客飮酒托病不見喪皆不
得其死軫迫逐光毋刼殺弟彥○中廟於左相鄭光弼啓
子光翊戴之功不可以其罪而削之請還錄之李陽崖以
玉堂率同僚抗疏逐削之
李克墩仁孫子也與子光起士禍人称戊午二凶○兄克
培官領相兩朝策勳歷于五紀出入將相門無私謁○時
克墩在宰列一日同某日和之初度將設小酌詮軸柱威

是日公自政府直向本家入外門見廡下有懸麻新索掛墻上公立而問曰此索出於何處克墩不能隱直告曰司僕寺官相知者使用於洗踏而送來矣公怒曰司僕寺之索當係司僕馬何掛於汝庭乎遂乘軒不顧而去其家法可畏燕山乙卯年○兄克均官右相燕山初政多糾正以廢妃獻議請仁同賜死怒氣勃勃謂監刑官曰吾年將七十有勞於國無罪於身汝以此言除吾則吾有魂罰汝燕山甲之怒命碎骨○克墩後孫甫瞻

尹弼商坡平府院君○思齋摭言曰 世祖時尹為刑房承旨適祈寒採 上意恤囚考京外囚錄小冊夜果承命

入侍教以錄因以啓鄭商曰臣任刑房各留意此仍歷數以對 上大驚拊㘞引入顧曰此吾寶臣也始知 貞熹御座察通惶懼退自是擢用○成宗時為相用事會旱甚學生李穆跪曰烹鄭商天乃雨鄭商遇諸道呼曰君必欲食老夫肉耶穆昂然不顧而去鄭商劾 上請從 懲嚴奉佛穆又疏斥鄭商為非鬼愚盲攄言曰鄭商出時殺象聞命名卜則曰壽位俱隆但死於三林未鮮其意被竄珎京一日鄭人倩耘手曰早會于上林尹偶問何謂上林曰地名有上林中林下林尹始悟三林卽塋憮然未幾使來殺之伏尸于野過旬月烏鳶不食隣犬不顧 云涪漢記聞

曰弼商以睚眦欲殺李穆起戊午秋士流魚肉至劾盡忠
慎殺趙舜其心陰慘燕山之害大抵弼商導之也只以獻
議大臣被誅不以其罪以丙寅請聞首蒙伸雪可勝痛哉
趙舜正言時嘗駁盧至是尹劾盧殺之盧曰是何言也不
聽—
謏聞瑣錄曰綿布五十疋爲同宰相尹弼商賈沈金孫綿
布無慮千餘同并羅奇禍
慎守勤 中廟妃之父也爲承旨被彈嘗啣之曰朝廷是
文臣輩中物我輩何爲逆搆交禍及反正爲功臣知以誅
蓋慮爲國舅則難制故耳

任士洪元濟子初 成宗欲觀水戰臺諫〻止之士洪以
承旨密啓曰臺官每事沮擠可痛玉堂劾之 上怒下玉
堂于獄來溪正深源叩閤痛哭曰士洪進亡國之言而反
因論渚洪雖臣之姑夫不忍正視云〻 上乃竄士洪至
昏朝士洪驟陞恣凶爲採紅使荼毒生民至於誅殺其子
希載而即日設宴動樂燕山益信之人有詩曰小任崇載
大任洪千古奸凶是最雄天道分還應有報終知汝骨亦
飄風反正後即誅又剖棺籍沒○士洪子希載以俾爲門
人初杖流吾善書題詩屏曰祖舜宗堯自太平秦皇何事
苦蒼生不知禍起蕭墻内虛築防胡萬里城主一日幸士

洪家見之怒曰卿子不肖欲殺之如何對曰此子不順果
如 上教欲啓而未果矣遂被害希載再諫其父故士洪
不悅而譏之云○稗官雜記曰權參判景祐為正言倡臺
請黜士洪士洪佯不知夕抵柳曰誰出此論柳曰我敢爾
洪色沮而退
韓致亨確姪佞詖政甲子被誅○謏聞瑣錄曰韓相致亨
巡察南方忽見臨江茸屋花竹隱映係紫騮于畵楊幅中
之士憑軒看調鷹從事官輩方若馳驅嘖嘖嘆羨韓相顧
謂曰不然授此子典獄參奉則必封緘彼屋策馬入朝矣
○致亨為刑判衙仕甚勤族侄建為郎語曰魚咸從世讓

晄仕早罷尚無不可叔何自若曰咸從道德文章俱優雖
懶於聡晣猶有可取吾與爾他無所長謹守所識不亦可乎
戊午被禍諸臣
金宗直字季昷號佔畢齋司藝叔滋子　世祖朝科官判書
謚文簡○先生年十六應擧作白龍賦見屈後乖崖金守
温讀之曰此真他日文衡之手取券啓之　上奇之命除
灵山訓導時漢江濟川亭柱上有詩曰雪裡寒梅雨後山
看時容易畫時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寧把臙脂畫牧丹不
書姓名乖崖曰此乃白竜賦之手也○公總角時日記數
萬言弱冠文名大振魚世謙見其詩曰我當執鞭為奴隷

學問文章爲一代領袖四方學者一經品題便成佳士世
傳金寒暄宏弼鄭一蠹汝昌受其理學金濯纓馹孫俞雷
溪好仁李評事穆睡軒五福姜正郎謙曹梅溪偉襲其文
章南秋江孝溫洪篠叢裕孫茂豐正小學爲處士之流鄭
虛庵希良得其計數陰陽李慵齋宗準得其醫藥書畫其
餘各以一藝名世者難以悉記名東三百年人才作俾爲
首所撰青丘風雅東文粹彝尊錄行於世○成廟建環翠
堂命詞臣作記使公科次條四佳之作置三下餘皆塗抹
上命公改記一揮而就 上嘆賞掛揭四佳典文二十餘
年不辭老問之曰我遞則金宗直必爲之蓋惡之也或曰

戊午之禍萌於此戊午獄尸〻出鮮血監刑官失色云○
燕山初即位公辭位歸曰觀新主眼睛如吾老臣保首領
幸矣○黨籍曰公之弔義帝文出於行路偶然之作其意
所在蓋未可知弔文之作在 光廟三年其時會適值而
又其文辭感憤激發可以使見忠心洒千古志士之淚公
之作雖發於無心見之者莫不聲吞胆奮今古同悲況彼
奸兇之指斥固不得免然則公之是作可耶不可耶謂之
可則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時之不祥也謂之不可則秉彝
之天隨感而發自不得不爲嗚呼命耶天耶後之人必有
辨之者矣○遯巖篇曰 光廟受禪秋江永棄科業從畢

則蔑身為其有老母也時議多短之佔齊前後出處有些

未灐处蓋既委質於[illegible]光甫則弔義帝文不必作也濯纓

輩至於載史曰以寫忠憤不知何所見也潔身長往唯梅

月堂一人而已○明齋集曰弔義帝賦明是有意如和淵明

述酒及古風詠梁簡文唐文宗二首及詠弘演等作似是

不偶此說若有非湯武之意則如悅卿以為無不可而乃

以○光甫朝登第宦至佽冰頤以此小譏形諸吟詠豫讓

所謂懷二心者不亦可愧歟○龜巖集曰畢翁居[illegible]有吟

詠樊尊錄中「劉」其二中其母雖歿其子則出序先中列」

而并繼之娶其年當盖其父江湖以初娶妻門地不顯改

娶畢而乃後娶之弟子也
金馹孫字季雲號濯纓節孝克一之孫執義孟之子節孝
爲母吮疽爲父嘗糞前後廬墓六年有虎亂於墓側取祭
餘飼之如家畜○公慷慨有大節魁偉有究局文章汪々
若河海與人謂東國昌黎○與鄭文翼光弼俱受御史之
命偕宿客館濯纓慷慨論事語多過激文翼屢止之曰言
不可若是濯纓曰士飭亦爲卑下論作無氣節腐儒耶爲
獻納疏論李克墩與成俊傾軋成牛李之黨克墩遂搆成士
禍○濯纓赴東堂初場醉眠旣白及終場盡粘三場紙
連黏十幅考官以中興策問之濯纓半酣揮洒黏十幅日

未料及稿日使人往觀之曰汝往見上頭第一無我名即
還勿復觀之往觀則果第一矣○濯纓集序曰祇崇於帝
義帝一篇畢竟之作此文何意先生之錄此文又何見歟
豈宜褒徽其辞也非聖人達權則終不可法而秉史筆[illegible]
直是職於○稗官雜記曰南袞挽公匠墓詩末句云淒涼
木川縣中有山遠邇也年签勸誌錄左右不遺其後換續
與也即官録公至以追有一坐曰官非宰相排去之是不
姓南袞者也○濯纓此時有盛名有武宰聘為婿在書
室佯若不文讀史旅初卷上寺作書於其舅曰文王[redacted]蕭
武王[redacted]立周公[redacted]召公[redacted]太公[redacted]〻〻[redacted]舅覧之怔駭藏

之袖時文士在座請見其書蓋夙慕其名也舅善而匿之
强而後出示文士玩之良久踈然曰天下奇才也昌沒歲
立復獘足出朝夕望〻也舅即造鞋送之○兄駿孫驥孫同
登甲科駿孫之子大有男三足堂紫川書院節孝濯纓三
足堂同享
李穆字仲雍十九進士燕山乙卯魁科官許事戊午被戮
時年二十八○太學生時成廟有患候大妃使女巫禱
於碧松亭穆倡諸生逐之杖其巫○穆與金直學千齡昔
爭壯元題出三都賦李先占首句夏貢十二之山川虞記
九州之域金佯笑曰子爲老伎言耶李即改之金取用居

魁○時尹弼商用事勸 上從 慈殿奉佛適天旱穆疏
言烹弼商天乃雨又疏斥弼商爲怪鬼弼商道遇穆曰子
必欲食老夫肉耶穆昂然不顧竟為弼商所陷臨刑神氣
如常自作絕命詞弼商恨猶未已禍及泉壤○曾孫久澄
號栢村官知樞

權五福字嚮之號睡軒畢齋門人 成宗科校理學行高
潔文章叢越與金馹孫權景裕同日死年三十弟五紀爲
掾兩官正緣坐被罪

崔溥字淵淵號錦南 成宗利爲應教宋欽為正字同在
櫃玉堂受由下鄉公羅州人宋靈光人相去十五里一日

宋訪公〻曰君騎何馬曰馹也公曰私行何以乘馹及還
朝啓罷之謂曰君年少後當戒之公奉使濟州飄到浙江
公曾從唐人推數則只題右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
聲到客船之句不知其意及漂到台州府聞鍾声問之乃寒
山寺也時公聞父喪回来 成廟命撰漂海録仍留京撰
進而後奔喪人以此短之戊午禍及之
權景裕字文饒又字子汎官校理清直落〻有諫臣風子
光亮徽州鞫内庭招非情實擲筆勵聲抗直不屈從容就
戮
許磐字文炳擧進士悟於進取志於性理登第副正字禍

起以証歸先王所無事傳相告語筆之於史與李樓被刑

○師友録曰磐才辯誕俠文武士大夫筵卜者流歌伎樂工之輩奔走下風自以為國人皆在我掌中

洪瀚官參議戊午杖流道卒○弟湜嫁旨甲子禍凋副學

○子彥弼領相己卯人

甲子被禍臣

金宏弼字大猷号寒暄堂生員刑佐贈領相謚文敬從祀文廟○少豪逸不羈游走市街鞭笞人物人見輒匿避玩長畢齋授小學公作詩云業文猶未識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成宗時圓覺寺僧潜將佛轉謂自回立士女奔波

公以生員疏乞覈奸○先生嘗以小學自律必晨詣祠堂
次詣母夫人問起居莊嚴意或不懌必正色不言先生惶
懼不敢退百方起敬得其悅豫之色然後乃退嘗訓子侄
曰言人之惡如含血噴人先汚其口汝等必以此為戒○
公以訓迪後生為己任遠近從之一蠹嘗以謗訕將騰劾
止之公不聽曰禍福天也戊午配甲子加罪公沐浴冠帶
神色不變徐以鬚含口曰不可並此受傷年五十一日破
閑雜記曰金先生為部參奉時鬼服雜戲一依上官而指
先生當時自知名重不欲自別於庸人先生始焉為簑翁
曰雖逢大雨外濕內不濡既而改之曰為名以露非渾然

處世之道也先生德洸人所不及者而終不免夭也○秋
江冷話曰佑卑為吏糸大猷上詩曰道在冬裘夏飲水霽
行濂止堂專能蘭如從俗終當変誰信牛耕馬可乘卑齋
和云今外宦縣到伐氷直君澈俗我何能終教後輩嘲逹
拙勢利區々不足乘自是飢於卑齋退溪曰寒暄詩意含
譏諷言道不可行而不能隱失時中之義也卑齋詩意我
遇如此君嘲宜矣秋江所謂相飢々者似無以若矣○粟谷
贊曰以小學律身以古礼治家嘗行濂止正出處之規金
饋受刃欲結纓之緒云○辛承禧師友録曰　成廟時金
寒暄來謂余曰我欲絶交而情有不忍問其故曰伯燕南

孝温百源茂豊正〻中秀川正文炳許磐皆有晋風晋以
清談爲累不出十年禍在此輩云後皆不保
鄭汝昌字伯勗号一蠹又号睡翁 成宗科翰林贈領相
謚文憲従祀文廟先生父六乙通判義州時先生八歳天
使張寧見之嘆曷作説名之盖能昌其家也先生称與寒
暄爲知己論道講學○先生嘗與人飲酒過度酔迷不省
大夫人憂嘆不食遂終身不飲郷會殺牛以国禁推囚會
中人大夫人驚惶峻責遂廢食牛肉○父六乙死於施愛
之亂先生時年十七求遺躰於積尸中還葬于郷哀示終
身 成宗朝薦拜縣奉固辞 上題疏尾曰聞尔之行尋

不覺出涕行不可掩而今猶如此是汝之善是冬登科入
翰苑氣說書以東宮不悅求外補出為安陰戊午配鍾城
七年甲子四月卒年五十五及禍作剖棺尸身血出云
中南贈領相賜夫人歲廩終其身○平生不喜作詩只有
一篇傳於世曰風蒲泛泛弄輕柔四月花開麥已秋看
盡頭流千萬疊孤舟又下大江流當中酒落無一點塵蓋
可想矣
權達手字通之号桐溪與兄敏手居憂步往彦黃靈巖
野敏手指点曰自某至某收入則可坐食達手曰是何言
也唾而起○嶽山議立尹庶人而立與收係語人曰日下

白氣横亘秋獨見之秋其死乎陰崖雜著曰通之謫龍宮
被拿也余往省軏余手曰謹倭屠殺士流寧終保乎余則
死矣當抉眼观之傍坐皆泣下其夫亡人鄭氏不食死
聖朝贈通之職旌鄭氏閭○遂眊篇曰燕山詠尹妃立庿
時玉堂皆諫中立异首倡人將置極刑徵吏裒之曰與其
兩死寧歸之一ゝ生之為愈也其為皆者承吏旨吏言玉
堂先於臺諫達乎張目視曰某乎ゝゝ爾果先我而為之
乎即攜筆倣曰不肖臣達乎敢為之即就刑
洪貴達字兼善号涵虛亭累贊典文謚文匡 世祖辛巳
登第主司喜曰傳吾衣鉢者此人也○徐四佳典文遴人

皆屬望畢齋而四佳悲畢齋乳洪自代梅月堂詩曰平生
可笑事貴達爲文章○燕山君每入侍移晷論啓主厭之
又與李大諫礼經論宮禁秘事十餘條諷甚切主益不平
有内嬖家以非道干不得遂譖于内竊慶源與家人訣曰
我是咸昌一甲卒致位宰相本非吾所有今復吾田耳尋
令赴京獄至端川使至授一封書公開見再拜曰上命
臣死矣神色不變就縊于龍泉驛年七十七○宋相軼嘗
龍泉驛夜忽有寒氣自遠而來有聲曰嘉仲着毛否宋聞
聲認洪曰無善耶曰唯開面而入曰我死天寒尸凍願與
熱酒即煖酒置之前仰啐飲聲而酒不減焉曰寒氣稍解

多謝即辭去

成俊字時佐號山戊午爲領相盡心匡救主外若敬重内宴忌憚一月内宴主見妓妖艶身押之公曰老臣不死殿下決不得如此主憚而止以廢妃收議甲子終被禍于仲温景温同死景温字士雅孝友篤學聞命之日神色自若曰我豈辱於人哉從容仰藥而死後 贈副學

曺偉字太虛號梅溪佔畢齋之妻弟也 成宗科縣判大被 成宗知遇晉爲親乞郡守咸陽 上令監司致饍于其親諭之曰使此里知爾以稽古之力榮于其親及丁憂又賜祭米豆外官賻前所無也思齋摭言曰梅溪居家

成宗命纂佔畢集以弔義帝文首録及獄起子光譖曰首
録頗有意主大怒時柳溪以賀正使赴京主命越江即斬
一行到遼野中蒼黄之際和仲琥遼東善卜鄭源潔問吉
凶卜只書一句詩曰千層浪裏翻身出也須岩下宿三宵
而聞到灣上望見官人待候以為金吾郎来捉行刑一行
鳴咽呑声過江中知李相克墩甞擬以拿来乃悟卜詩初
句蓋未鮮下句意杖流順天病死葬金山甲子秋起剖棺
斬尸暴置岩下暴尸三日始悟兩句皆合口寒暄臨書
平日遂髮爪甲家人告以無寒暄曰吾太虚久不料其蹤
如此口旅東伸字叔舊号適庵有能詩声医譯詩號毋目

爲才府再拜京師三使馬島以與交皆名流著謏聞瑣錄
李黿字浪翁號再思堂成宗科擢正元第八人々比荀
氏八龍李附令公樸曁朴公彭年女壻夜夢八老翁拜曰
若活則爲厚報李驚問之饔將以八鼈請養即令放于
江一鼈逸小奚捕之誤斷頸其夜七人來訴後李生八子
龜鼈黿鼉鼇鱷鯤鯉志其祥也浪翁死於甲子其驗尤著至今
李氏不食黿鼈云○龜號四美亭 成宗科判決事鼇號
蔵六堂進士戊午後不赴舉○公爲翁妻弟也 必事畢前
士林推爲冠冕秋江論公氣像堂堂可托六尺之孤遲緩
於文必許可見公金剛山錄以爲過人○公在太常試畢

丙謚文忠坐謫甲子加罪奴引李長坤尹滉張之不許曰君命不可然也臨刑語益壯主愈怒用加律　中宗朝贈都承旨○師友錄曰益齋之後朴彭年之外孫益家之賢萃乎一人○曾孫判書時讓〻〻子慶徵吏判慶億左相

沈順門字叔之青城伯德符玄孫濯直提學甲子坐言事流配被誅臨刑神色不亂從容就死○丙辰丁巳錄曰初公與姜渾皆有所眄妓鄭鵑戲之曰然吾之姜即吾之沈不從後二妓入宮被寵沈竟死非命稗官雜記曰燕山將殺順門三公以下莫敢言大諫成世純獻納金克誠將啓

其無罪正言李世應曰必同死無益也成與金談笑自若
曰吾任其責可也今日先死者必吾兩人也遂死之雖不
聽亦不之死○子菁川君源領相子鋼青陵府院君國舅
達源文判校己卯正人逢源領敦號曉窩孫希壽領相號
一松通源右相己巳之人菁川以父死軍器寺前路終身
不由其路○中宗朝趙光祖啓曰我國君臣相接之禮太
過蓋自 貞熹王后聽政遣臣不敢仰視積習至此。廢朝
時沈順門之死專由於仰視也
朴誾字仲說號挹翠軒官修撰神骨透徹眉眼如畫望之
不似塵世人十五能文章申公用漑奇之歸以女十八擢

莽遇事必言嶽山憚之宰相亦不悅疏論子光陰邪且論成俊李克均阿比子光之罪見罷自是放意山水文酒為樂甲子為知製敎甚不樂曰安得寬閑之地卜宅一區墾田數頃以終吾齒乎四月配東萊未百日就京獄栲死年二十六臨刑神色不變仰天大笑者三而已野言別集曰主追咎前日打圍之諫其時張順孫為副學公為修撰嚴加栲掠順孫推諉主以公喜論事遂斬之

鄭誠謹字而信恭戴公陟子性勁直不撓屈○謏聞瑣錄曰鄭承旨誠謹 成宗朝奉使對馬島所經有梅林寺舟中共請一見公曰我已生想淨掃禪房中堂置佛焚香庭

植檟橘箬萬等樹不過如是與我国寺刹何異及至島〻主之展敬不過画扇佩刀椒香耳盡收一行而得臨發還授償者後島主特送其物請與之上許之公啓曰臣在彼不受到此受之前後異心誠不願也 上不能强還送之成廟賓天佛行三年喪甲子以爲詭行殺之燕山問于玉堂曰予欲誅鄭誠謹可否諸僚皆集以待鄭公鵬〻時爲校理至曰可誅滿坐愕然曰雲程有是言耶鄭曰一人死與吾輩皆死孰愈誠謹遂死或曰鄭說可謂善處變以出處言之似未盡朴松堂曰然○誠謹子舟臣不食死旌閭舟臣子元济〻〻子孝成皆孝旌孝成官并〻司孝成

子百昌官監司百亨官掌令江都死節
趙之瑞字伯符巘山在東宮時公以輔德諷諭切至時或
拔冊於前曰邸下不力學臣當啓達巘山視之如蘗壁間
書曰趙某大小人巘山嗣位乞外倅昌原奚歸智異山南
亭知足左右圖書若將終身甲子與鄭誠謹同被拿妻鄭
氏圃隱曾孫女也公就獄索酒與訣曰吾死不返奈祖父
神主何鄭泣曰當以死保之遂抱神主伏於舍後竹林流
離草野手指不宗高饑尾踵矣莫以終 中廟反正閭贈
公職○謏聞瑣錄曰巘山立公知不免負荷乞昌原府家
食十餘年猶不得免禍起先誅投屍于江沼其家公世居

晉州〻有三壯元峰公司馬初試重試皆壯元人謂驗云
南孝溫字伯恭号秋江又号杏雨背次洒落無一点塵氣
畢而不敢名必曰吾秋江在 成廟朝年十八疏請復
昭陵不聽遂絶意斯世散漫爲事凡山水之地足迹殆遍
每憤時事或登毋岳痛哭而返年三十九卒○與寒暄一蠹
梅月及安應世諸矣相推重若兄弟又與辛安亭永禧洪
篠叢裕孫和結為竹林羽士号作六臣傳門人以大禍將
迫欲止之公曰吾豈惜死終沒大矣忠義之名乎遂成野
史行于世悅卿勸之仕公曰 昭陵一事天地大変復
陵後赴擧未晩○公遺與詩曰刪生友安期知為不世翁

竪兒看大楚敵封視沛公如何說齊王頑欲作元功若非
桀狗辯隻陷大辟中又匹夫楊王孫生當漢武帝方事而
北夷亂世若驅馳緩帶食萬戶頑乃學支離卒生識祈侯
裸葬得如斯又嗣宗為亡魏屈媚視文帝倡狂引鞠生之
句托未契却得偽主婚大節照萬歲賊書責無礼可笑不
自許又四十七奏疏欲廣見脩聡終托四字論不意耳過
風頼用李通筮未路号歷篇寒泉一間舍端合證系同又
胡元驅大宋西京迷黄岦曽許文正披髮為其臣欲归
老舜道強教板屋人方圓不能周畢境無新民又贈僧詩
人世沉沉地獄深劫鉄何事念观音来名宦海風波惡把

釣秋江瘴溼侵欲埋性情違世姦謀苦生産負初心不如
手靴絲同契敢臥葦〻楓樹林〇秋江疾革寒暄往問拒
不見寒暄排闥直入掩面不見蓋已知士禍將叢曾絶交
遊也甲子秋及泉壤〇謏叩頭孫曰伯恭墳在高岡刑于
楊花渡暴尸沙上南之室及四女婿無一收葬也有一子
死忠世元有狂疾并殺之妻趙氏守尸三日于市夜取斂
家時天寒尸凍趙氏日夜抱尸以身鮮凍斂葬祭如禮姑
乃誚趙以性强悄不憚尸一說云此是南之室趙氏子時
秋江張已三十年猶存形骸趙乃抱尸解凍葬祭如禮其
姑誚之云

李胄字胄之号忘軒容軒源孫　成宗科正言有詩才世方
詩於燕京登通州樓詩曰通州天下勝樓觀出雲霄
市積金陵貨江通揚子潮孤雲秋落渚獨鶴暮歸遼戰馬
身千里登臨故国遥萬人揭板稱曰獨鶴有歸遼先生〇
以佔畢門人戊午配甲子禍
李守恭字仲平領相克培孫甲子以應敎被禍
李坡牧隱李子良景公種從孫也官判書　世祖便殿召
入引其手顧世子曰此他日汝臣也　成宗命賛烏扉第
以賜曰嘉卿與禮遂起崇政懿山甲子以廢妃収議被禍
〇良景公在韓山以緜然表其墓反正後尚未起墳李相

惟清即良景兄僕甫孫也嘗有人告曰家破而滿子孫力
薄不能修宗中唯甫可成惟清即見良景孫縣監長閏出
財成墳竪碑
權柱字支卿八歲通經史官監司甲子禍贈贊成
康伯珍字子韞畢甫外甥官司諫戊午杖流甲子柳洵啓
加罪與寒暄同日禍死○弟仲珍亦學於畢甫官判校孫
惟善乙巳正人
李宗準字仲匀號慵軒俾甫門人 成宗科能文善畫嘗
以書狀赴京見驛館畫屏以筆塗抹驛官招通事詰之答
曰書狀能書畫必不滿意而然也驛官首肯之回程至其

處張新粧素屏二㘸公一書一畫俱極詆云戊午謫北蹤
住高山驛書李師中孤忠自許衆不與于壁上而去監司
以聞主以為有怨意鞫殺之
朴漢柱字天支號迂拙子　成宗科獻納戊午杖流甲子
被禍
姜謙進弘文至正郎戊午杖流甲子加罪與馹孫言宮禁
事柳洵啓處斬囚兄大諫潤亦死
成重淹字彥邦號晴湖官弘博戊午禍起以金馹孫史草
欲編案錄決杖付處尋與李幼寧卞亨良崔叔漢具誠凌
黨籍沒傳尸

茂豐正搖字百源号鴎鷺主人又号西湖主人太宗玄孫
結搆西湖長在漁艇招客不羈有晋時風流号自刺漁舡
邀詩人騷客秋江詩玉孫鮮刺船是也甲子禑五公子從
其父牛山君談笑自若一時就戮師友録曰茂豐解音律
極其妙金絲判紐聞琴拜嘆曰政如宮中牧丹爛熳
米溪正深源字伯淵号醒狂又太宗孝寧大君曾孫也非
但解理亦綴詩一聯春雨杏花殘処〻人畊白水世稱之
蒼茫江海上不勝悵望三山樹陰濃淡石無陀一徑縈
回透澗河陣〻暗香通鼻覌遥知林下有殘花晋論娃矣
任士洪先祖父意被譴後宗親科擢苐一賜階二品昏朝

士洪諧號之二字紉寧紉　亦被禍　中廟朝贈封君旌
閭
鄭伶仁官牧使面如玉議論不苟爲與輸端午帖詩曰宮
人閑事捕繩席玉上郎生一點瑕主怒曰刺我信讒洪虞
白貴達曰人臣進戒非謗議也主佯曰然則愛我也命陞
堂上後授滄州牧索白足的顙馬不得遂以逆命誅之
李自興殷山人性至孝爲成廟服喪三年主初賞職旌
閭至是以讒行拿鞫供白爲君服喪非爲要名妄料君父
一躰耳從容就死
金處善宦官也謏聞瑣錄曰金处善每規諫主積怒未幾

昌於宮中自作處容戲荒淫無度處善語家人曰今日吾必
死入而極言曰老奴逮事四朝古今無如君王所爲者主
大怒持滿矢中脇處善曰老宦何敢愛死但恨君不能久
爲國主耳又中一矢斷其脚令起行仰曰君亦絶脚而行
乎又斷其舌親自剖腹出腸以尸餧虎令朝野諱言處善
字甲子試科忠定撰策得中既而考官始覺卷有處字啓
請去之

已上并被慘禍

洪彦忠字直卿号寓菴貫達第二子也十七以病類駒賦
名於時早登第歷清顯○龍泉談寂記曰彦忠甲子在囚

中掠已擺下其反指衣血曰滌矣洪曰此弘文銀水以染也弘與紅同音故也又曰卒生為文之害一至此哉曰文匡第三子彥邦有女燕山將奪納為世子嬪文匡不從竟竄北賜死公兄和得謫海島燕山淫虐將有反正之幾家人功之曰如李希剛亦亡命公曷不去耶公曰我今喪父以重者以有君臣之義若亡命既是無父又無君也焉可逃也未幾拿命至公行至嶺右驛自挽輓辭至鳥嶺已反正公聞之涕泣及正首擢廢朝被斥人李長坤張順孫輩彈冠而起公終不赴召以詩酒自娛不幸早卒為廢朝守節之人惟公而已自輓詞曰大明天下日先照國男子姓洪

名悳字直平生迂拙取禍忠直之故在世卅有二歲終命何其短意何其長卜于古縣茂林之鄉青山在上灣猗在下千秋誰過斯野指點徘徊必有悵然者

鄭希良字淳夫号虛庵燕山元年登第爲翰林善陰陽學自推其命曰若在某年當大貴若在某年凶不可言每有逃世意○謏聞瑣錄曰淳夫性强健能食生果子數斗戊午五月初五日步出久不還家人跡之江邊草屨二隻脫在沙汀疑必沉江年三十四無子其妻埋其遺衣服用亡日祀之公族海平人鄭眘叟請物色之主曰狂奴逃死何用尋爲竟絕影響時史禍作士林莫刈家藏史草無有存

者燕山日記修正聽青史草甚急鄭家子求於屋壁中得
史草以呈賴此以修日記蓋前知有史禍而藏之也○有
人於訣香山遇一衲雖自為寒乞形頗非俗傳他日要之
無以止住或云長髮為方士秘踪於加川驛壁題二絶云
鳥窺頹院穴人汲夕陽泉山水為家客乾坤何處邊文章
風雨驚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節遊宇宙嬾閒并休詩李容
甫符見之曰此虛菴作也院主曰有衲俄過此書之云○
竜泉談寂記曰題壁二絶或云好事題去以疑人非虛菴
也既溺水死必浮出竟無所見何也遺後著屣示人溺死
死可疑也但外制未闋以顏在堂果於遺世此不可知也

之語强起吕無久留意除青松在任時希顔書索栢蜜答曰栢在高峰頂上蜜在民間蜂桶太守何以得之○園樵雜録曰世傳鄭雲程晉寧謫柳子光素疾公以毒藥納囊送語曰公之此行恐終不免持以自处也公受而藏之公放還子光被謫公乃以其藥囊还之曰前日贈我謫中以須故奉還矣松窩雜記曰鄭校理清節自牧門絶苞苴柳子光氣焰薰天公表親之故雖不廢問安礼婢子往必以熟棗牢結其臂着署而送返則辭之欲其覺痛是往來不使逢留於彼家也公入直番家絶食公之夫人求貸於子光〻〻欣然納米於帒盛醬於缸令正史送之公出直見

玉粒飯聞之夫人直告之公推案笑而起曰入直之朝貰泡作粥餽我々知甚多而不為措置是我之失也逆薨焉於耐久准其所用并亂本米而還之○年四十六屬纊有仙樂声出空中公坐於五色雲中邑人皆見之云

蔡壽字耆之号懶齋判書謚襄靖　睿宗朝擢第一科起遷承旨所謂一乳首登竜門者十年身到鳳凰池者也成宗丁酉以承旨因天変極論丙子獄豈無冤枉　上大感悟蹴放數百人擢大司憲曰憲長須用慷慨人取金帯〻之廣尹妃時與柳昱祁疏言子在儲位母不可凖処閨閣　上怒鞫之燕山甲子追論為承旨時請翻夫妃議

禍相及㝠負亂倫之罪姑爲門戶計耶皆不可知也愚菴
檃言曰卜者金倫以游香山遇方外士名李千年從行得
術辭還千手書贈曰八十山中老三刧已掃除人亡花不
要鶴伴意無餘雪榻鏤光冷霽西日影踈誰知無畢鑑萬
代自清虛丁卯春暮既望松竹處士愚齋稿又至丹溪贈
詩曰倫閑一醉是天遊箇裡江楓挽客臨啄不峯高天若
近秀林亭下也疑浮二郎魂鯢千年事九曲江声萬古流
胄海久寧塋累擾丹溪此日洗吾慙黑蛇之㟁愚言書全
倫昔錄李千年五行來謁申參判暴洗申丙卜錄達坂四
柱命良四柱亦在其中倫見而驚曰此吾師李千年八字

也○遯眠篇曰有一秀才讀易山中老衲在傍非常人纔
〻謹正句讀之訛秀才疑虛庵問爾智易否僧辭謝又問爾
知虛庵乎曰頗仰其姓名曰虛庵不出可惜僧曰守廬不
終非孝也逃天命不忠也不孝不忠何面目復出世乎俄
而辭出不知所之秀才盛云退溪也

鄭鵬字雲程号新堂　成宗科司諫丙辰丁巳録曰雲程
在燕山初首云覺　文廟位版從僧舍果以成均爲遊宴
所或云預料而托覺也史禍起杖竄靖國後召不起人問
之答曰入閣有犀帶宰相領則乃洪景舟也余忽驚心無
仕宦意○左相成希顔啓請召旨有華野耕叟東海釣翁

此文上當在蔡壽下

書廢妃罪狀宣付史官之罪杖流浮沉十餘年反正後遊金剛俗離唯琴酒自随初公疏斥任士洪父子奸狀人皆爲懼公略不介意參靖國勳封仁川君○公以内翰曝晒史冊于全州勅列邑勿令女色服事適霖雨流連方伯與判官設遊戲妓如蘋繁弱蘭之給陶穀情愛交洽及還別於參礼驛淚迸不禁仰視屋間侍童曰此屋何年何官所造答曰某年月日所建公嘆曰人生可憐已作鬼錄注然淚下人謂蔡曝晒淚脚○鵝城雜錄曰佗顏極諫亦由上之人奬勵之如何耳蔡壽在成廟朝以直諫名與柳景祐李穆齋始至燕山時則含默與世浮沉而已○公孫休庵

無逸堉金勘金安老李陰崖耔○休庵五歲懶而抱卧占
一句曰孫子夜〻讀書不休庵即對曰祖父朝〻飮酒猶
又雪中拖行曰犬走梅花落對曰雞行竹葉成
李賢輔字棐仲號聾岩燕山辛酉為翰林啓曰史官記人
主動靜宜近榻前主心怫而然之為正言忤旨被謫乙丑
追咎近前之請不記姓名曰彼時檢閱而缺面鬚者也復
下獄七十日忽被放蓋誤下點也反正以持平召鯁直不
撓人謂燒酒陶瓶以喩利退啟壁畫啟去來無搆屋新豈
聾岩上扇曰愛日堂退休趍庭崇奉備至嘗有詩竜壽山
前溢水隈菟裘將築計非遙東華十載添霜鬢滿壁空成

歸去無金慕而次曰童幼歡迎初引壺更欣三徑未荒蕪
如今真箇成歸去不負龍山滿壁無
李祁堅字不磷牧隱玄孫燕山時爲大諫謂大憲洪貴達
曰吾兩人以先朝旧臣職在言官何可坐視危亡而不爲
一言乎遂與洪公上疏累千言皆宮禁秘事燕山大怒流
谷于龍宫反正後召還子耔号陰崖
表沿未字以游号藍溪 成宗科史爲戊午杖流咸陽子
憑直提學
姜景叙号草堂畢齋門人 成宗科重試承旨戊午杖流
放還 中廟朝承旨

柳藕字養清号西峰受學於寒暄々々被禍年纔弱冠心喪三年天文卜筮音律書画各極其訣尤精於易以訓後進号曰己卯士人己切赤盡經欲治人事多不從矣良科尤爲苟且云

洪裕孫字餘慶号篠叢南陽縣吏子官放其役俾爲門人文如張翺詩如山谷才挾孔明行類晏倩知禍起潔身以終人称是人号與金時習爲方外之交嘗南秋江遊楓嶽題詩絶壁曰生先相帝戊辰歲眼及箕王号馬韓留與永郎遊紫府偶牽春酒下人世秋江以爲仙語年八十求室有一处女謂其父曰洪郎得道者無享百歲願爲矣乞妻

遂適于洪生子名志性号佛頂山人為世間人篠義九十
四乗化佛頂七十餘死於丁酉倭乱○省叟記言篠義潔
身奇偉以壽終其子志性傳於百家教授千人亦以壽終
其子贇天亦八十自 荘憲王時至純孝之時二百七十
餘年洪氏三世云
安應世字子挺号月隠又鴎鷺主人又烟波釣徒又蔡菴
野人安貧喜谷不求功名能詩長於樂府進士年二十八
没
辛永僖号安亭倜儻好古有氣槩師友録曰寒暄見公謂
曰今日吾當絶君覩今士氣類東漢末朝夕禍起如我則

禍已迫矣進退無及請君遠遁辛即引去稷山斜山下與
洪裕孫劉孝温輩為竹林羽士文章行誼為一時領袖有
寫意詩曰男保掃庭除女僕掃堂閨夫夫啟遑嗟志不在
門楣高卧斗屋下掉我脑中旗野人非丈夫〻〻各自奇
又走馬下息板呼鷹入雲際下馬曰消處踞石時火熄冷
夫閑冷飯支火湯沸細家在十里餘山腹夕陽亂又花枝
挿破笠帖袂䩻舞礴
秀泉副正名貞恩字正中号月湖又楓谷又曰西師友錄
曰音律冠世悲彈慷慨則行路亦泣為學先理為詩先格不以位尊壓人如寒貧
儒倏聞金大鼓嘖言盈棄旧習故作俗態閉門不出不與故旧通果狒保金泰判經聞琴歎曰

正如澗邊梅花靜〇春帖詩曰細剪紅牋架小春馬上叱
呼詩曰象乳牛出吾所作皆如此
鳴呼正名矣孫字世昌師友錄曰律身篤行亞于大猷萬
而出崔喜文雅能詩早沒
李清以李世佐緣坐被謫遂逃躲欲變形貌身炎暑且塗
崔垢行乞山房及反正登第授職詩酒自娛兼姊繼日
人謂風流觀察使
姜應貞號中和爲母病三年不解帶一日夢天神降庭曰
明日有客必醫汝母病明日有一少年異知蘇在以其言
試之十五日病愈後居喪一從家禮冬月裸跣號哭無完肉

事聞旌閭晉依朱子故事作鄉約月朝講論皆知名士如
申從濩朴漢權柱姜伯軫皆是首也不悅者喧之指為小
學契或指為孝子契有四聖十哲之譏構抑不試
高淳字熙之晉上書論時政得妄名自號妄迂之有聾病
有詩曰山閑春風靜清談捴有餘聾人無一味垂首倚着
書一日覺文與詩回萬毀度度減昔年孤身寂寂守山前
莫言白晉無知感叩此吟詩我不眠南秋江序其詩
○戊午甲子冤伸雪事中宗丁卯成希顏奏曰戊午史禍
士林危懼相戒勿言其時推官皆死唯臣與柳子光在耳
蓋金宗直在生時作弔義帝文其意不知何所指而金馹

孫箪數衍之其罪可誅然此事之發亦有由○成宗朝李
克墩為兵判以成俊為北道節度使偕懋辟克墩子世佺
為評事其後馹孫李胄劾論之克墩俊懋二人欲中傷之
後克墩監修○成宗實錄見宗直文欲發其事魚世謙曰
此文不可盡信宜於洗史草時并去之不可漏洩也韓致
亨尹弼商柳子光知上遂成獄欲并罪宗直門徒獨盧思
慎以為若留則恐成漢時黨錮禍云云此戊午事大槩也
奉教金欽祖鄭忠樑待教李希曾金鍈檢閱尹仁鏡鄭熊
知跡曰虞夏之史不諱瞽叟伯鯀商周之史不諱桀紂衛
完鶉奔之醜聖人著之於經唐宗麀聚之亂史書特書於

第未聞有一人以史事見誅者○成宗親覽弔義帝文
尚不以為嫌是意必有在厥後大臣乃挾私怨子光與
二三大臣密啓繼置大逆是則陰欲掩過而反暴揚之後
世果為之○先王禍延于甲子君殲士流如此甚禍之奸
罪也不原實反及焉史家筆法從此君矣請亟收其賞與
以史事被罪者并皆封贈云云政院兩司繼言之○上命
金宗直金馹孫權五福權景裕李穆許磐姜謙亦并追旌
家產李克墩追奪官爵尹弼商韓致亨盧思慎柳子光承
賞賜田宅並收後三司論子光竄死○戊寅安曰戊午禍
書事李宗準詩書進且甚事詳陳政院啓曰戊午前被令

李宗準配富寧至端川磨谷驛壁上題宋李師中贈唐介詩監司李承健馳啓曰宗準與茂豐正摠同行寫詩于壁宗準以宗直門徒坐謫托古詩以寓意云云上覽之教曰予聞宗準及茂豐正父子死於戊午未覺其由今乃見之此乃古人詩也假使宗準自作猶出憂國之意不可深也承健之無狀至此乎政府臺諫請承健追奪從之○丁丑命 贈金宏弼鄭汝昌右相朱溪副正深源贈又旌閭從趙光祖言也

乙丑時主暴虐日甚內行尤醜於先王後宮南氏非徒有聚麀之穢至於外命婦宴于內庭有姿色者引入亂之婦人之無恥者願留宮中所愛者數召入留宿仍擢其夫判書尹珣

妻以宗室女見幸人言珣之賞憲乃是王八債云月山大君
夫人朴氏年少貞義称以世子養母置內强汚仍崇㬎其冠
服用銀鑄金署秩視妃嬪且使之謝恩朴氏羞愧死鄭嚴二
淑儀嬙殺後其子安陽君㤚鳳安君㦀皆殺之曰㤚㦀已絕
天倫其妻令嫁他人後生許通仕路○娼妓有姿色者送入
于內作石槽盛油蜜果令妓單裸衣赤身伏而馬飼之從後
淫之○謏聞瑣錄曰樂工稱廣熙妓女稱運平陞爲興淸運
平之選入者称續紅所着称返祥服所居稱聯芳院圓覺寺
也含芳院宜城尉家也蓄香院高安大君第也趣香院甄城
尉第也興淸及繼平居之繼紅院興淸之擢選者居之淸歡

閤會餘閑經幸者居之杜蕩護清司也裏者居之一娥率苦
婢十餘人護與軍供饋補梁署司衣服死則永恩竜立神主
追恵署典祭祀最愛鈿娘纓珠艷指示妖物云奉慎司輔載
獵網具鷹坊養馬處曰芻廐棋稔廐竜廐以義禁府改為案
歲斤手命采良馬美女者曰采紅駿使采少女者曰采青使
命大小臣僚皆帶牌曰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
舌安身處〻牢承命者皆帶承命牌最急者謂之追魂竜有
咈意者輒縛投于虎圈中諺所謂餓虎嘗許今翁之說蓋出此
也○荀子王制篇採清易道路註採謂採去穢清謂使之清
潔道路穢惡也燕山採青使不及返而請國除稱號身○黃

覓記事曰黃允獻妻姿色美伽倻琴具壽永棄而納主主寵
之其性狠愎不善言談主以爲愚惡回大逆殺允獻崔有淮
妻善伽倻琴韓致亨引爲丘史婢幸之具壽永奪而切之主
封淑儀一日崔哭問之云其父病死主怒視之有淮病妻呈死
中主怒乃自縊死主酒醒曰厚葬之○設中瑣錄曰燕山牝
慎氏每進規諫屢遭非理凌辱時稱淑儀奴子四出攫奪莫
敢誰何妃常戒內司曰如中本宮奴橫暴者必先殺由是奴
不敢縱灯明師在直指寺寺有好柿每進二貼于內殿曰今
本宮奴歲來受兩三貼妃曰樹果歲有實不實如值不實令
依數徵則不爲弊矣有識屢其外寄進紅藍數斛雪綿子數

罔宜書 何意

十斤妃却之曰民生數〻何從出乎不忍斲之
○簩瑞蔥臺先是成宗朝後苑生蔥一莖九枝謂之瑞蔥
劝在培之至是簩培甚上為荒遊所徵軍雇役輸布民不能
堪者怨訴内贓耳織成布色黑尺短至今布惡者謂瑞蔥布
○築衍禧宮蕩春臺建彰義門水閣京城寺刹皆為公府凡
旌表門閭皆令撤去以成均館為遊宴之所撤移位版於僧
舍先是鄭鵬謂人曰我受文廟位版移於僧舍至是驗或言
鵬預料而非學者至是鄭鵬之言果驗矣
○張順孫少時貌類猪頭儕輩以猪頭嘲之主幸星州妓一
日宗廟祭羅獻膳宮中妓見而笑主問之妓曰星州張甚

貌似猪頭人皆指張為猪頭故呼之主大怒曰張必萬夫速
斬以献命拿来張行至咸昌公倫池岐路有猫越路張請于
都予曰我平生見猫越路則必中今又見猫于岐路由此逐
則甚捷頸從此路都予許之到郡帥宣傳奉命促斬直下尚
州舊知及正之等如徐行還至嶺則已及正矣張免死人之
生死莫非關数張帥及正為之皷舞云後官領相○東野雜
記曰主肆虐日甚有人以諺書其惡黏于街路主指為被罪
者親黨所為盡逮捕竄配之人拷掠慘毒且禁人毋得習諺
文○謏聞瑣録曰燕山君召宣傳官四人李宗礼金友曾金
粹潭及某必入内出厩御強弓令挽之皆辭以力弱不能乃

召內禁衛小撓之或有不解意而強撓之者令粹潭進酒主
飲而面賜并置咀嚼觴于口中一人進欲先飲主遽奪盃曰
汝誤矣當飲因為問資級宗礼曰資窮矣主曰汝當陞堂上
即取中官圍綱兜包于宗礼頭令再進酒宗礼不能酒嘔于
席主怒曰何無礼即驅出之因曰吾與若賭射可乎即去所
坐屋內上馬一墻奔馳而還御大帽戴于粹潭頭上棄其紗
帽而戴之粹潭去馬明日傳旨宗礼陞職○革司諫院革正
言革經筵○撤京城四面百里內人家移置西坡州廬山衿
果川邑林木茂盛禽獸居之為遊獵所楮子島豆項浦長湍
居壁迎曙亭慶會樓明倫堂為淫樂所九朝　山陵率為獵

塲遥雨郎不復登高築都城亦渡露梁餘津并撤舟楫將引
楊花渡水聲乃彰義門水子期以明春始後已設都監而反
正◯侖文武官佼生充輦夫駕之以行製詩論賞結判欄于慶
會池上曰萬世三山自吾經天緯地還天和道殿下製詩曰
壯氣仙峰聳鬼雷神鼇灵鶴應時調群英感讌忠胆洽孤鬼
幽因謫腑焦鑄閑壯姿竜艑迴雲接歌管風声遥是非游玩
勞民力都為朝鮮表獻饒益鬼護近孤鬼幽因謫腑焦豈他
日之識乎又吾作絶句曰時許羣英宴西亭閑漫花急貴昇
平何徒争遊鴻私厚感欲思忠献以誠又曰重矣寬許會儒
塲春滿長安此樣催不覺醉怜閑夜月的章歌後可重細釋

宦雜記曰後曹伸追次詩云撤人廬舍揔為亭采却青紅作
運平晝誅元勳屠諫輔只留皂隸表忠誠萬人盡死築葱臺
舞蹈迎祥賜錦催忸怩欲尋諸葛昌却於海上暫徘徊口設
聞瑣錄曰近歲京師輕薄子貼榜街市各於名下疏其實允
朝宦被人嘲侮者揔三十三人号龍家榜一時喧傳有詩曰
京師新出龍家榜好事真同猪觜閑善謔可無多曰累惱他
張元與劉敔宋元祐間王景亮與士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
事嘲海士大夫号猪觜閑
金駿孫濯纓弟也與李顒柳濱謫湖南見主荒亂日甚謀
推戴中廟傳檄京師未至而反正甚檄略曰嗣王暴虐

父王後宮杖而殺之翁主王孫流而殛之戮辱大臣賊害
忠良叢人之塚禍及枯骨寸斬之刑碎骨之辟此何刑
也奪人妻妾淫行淫慾破人廬舍以廣苑囿　先王寢陵
盡爲狐兎之場　先聖祠宇変作熊虎之圈宗室兄弟妻妾
遍淫相奸三綱通喪忍短其制父母忌日亦皆罷之彝倫
毁矣人道絶矣晋城大君成宗大王之親子也中外
屬望謳歌而歸公卿百執事宜速推戴云○李顒年十七
登第官大諫後被盧永孫誣告冤死年三十金駿孫官至
直學
丙寅九月初二日朴元宗成希顔等奉　中宗大王反正初

禁中聞變莫測所以燕山坐差備門內呂承旨等曰如此太
平之時安有他變起是與清之夫相聚為盜耳其亟呂政丞
禁堂以為處置乃命李瑀退叔溪持鑰審闕門瑀知朝廷已有
所屬遂抽身出門燕山遽前挹尹璋書繼衙袖二人佯為避
而出闕內諸色人皆出唯後宮娼流相聚號哭聲振於外遂
致於舊桐○東閣雜記曰燕山既廢內人四及內官二飯監
一隨往堂上官一人領軍衛士燕山紅衣著笠不帶由南殿
門伏地言曰予有大罪特蒙上恩不死乘轎出宣仁門敦義
門低笠不能擧護行將沈順徑啓曰一路老倪奔走指視圍
籬狹而高不見日光有一小孔通食終入籬侍女等皆號哭

云○謏聞瑣録曰燕山平日忌疾無憚至是惶怖特甚請知
應受刑者大風舟幾覆艱達擁入縣庭將卒圍立燕山俯伏
流汗不敢仰視反正之日世子王子皆不得全故及其出宮
也慎氏以爲必不得免及至安頓慎妃嘆曰恨不甚睦請于
諸帥從往遷所矣○移廢妃慎氏于貞淸宮出前世子顗及
昌寧大君仁陽平君誠及敦壽于門分斬綠珠鈿妃因始啓顗
誠仁敦壽并賜死○長貧胡撰曰燕山旧臣金公業祖南公
世周反正後家食不出一稱青盲一稱痼疾非不知稀夫之
不可事天命之不可違而自守不変亦非碌々者矣○傳曰
前王一則先王一則君臣今天氣漸寒衣服物膳可駄送十

二月以疾殂遣医救不及臨殂無他言但曰欲見愼妃云傳
曰厚礼葬停朝市定墓直大臣議葬用王子君例停朝市定
墓直不可為也經筵官柳崇祖劉回大臣之議恐未合義葬
用陵儀別立主訃聞上國情之至礼之盡也柳子光力排之
請鞫治朴元宗以為不宜在近侍命遞經筵○命修愼承善
家令廢妃移居供以嬪礼燕山隨行侍女服喪三年上食朔
望百日而止定墓直三人○丙寅講官金硡奇遵徵及燕山
立後事 上延訪曾山燕山并立後事竟議不一而罷只令
曾山夫人家氏燕山夫人愼氏生在時官給祭需遣承旨李
自華致祭先是壬申廢妃愼氏上言請移葬燕山于楊州海

芧村許之命以王子礼改葬加定墓直○禆官雜記曰燕山
朝有謠曰見笑矣盧古仇吔甚盧古敗阿盧古時人謂之三
合爐古々々鐵湯兜也大中小三匜同藏者俗謂三合炉古
炉古者語畢決之々辭見笑大矣盧古者謂所爲多敗道見笑於人也仇吔其盧古者
言人有累行荒亂不靖之謂也敗阿盧古者方言破毀已成之謂也語畢而決之以盧古俗
語之體然也乃謂燕山悖道荒亂墜敗已成之業身卒不保見笑於人也又有謠曰每伊
數可首墨々盖朴平城成昌山之第俱在墨寺洞兩公首逹靖國策每伊者俗呼尊丈
告語之辭數字同音於 国諱一可字凡人相呼名助語之辭呼
而告之親上之意首墨々者首其策者在墨寺洞也
其亦類於五馬南渡之謠乎須時其客即萬孫

也哉之謠淺〻可笑民有萬孫者自称襄平君自首于朝云
賜死時乳媪詭以良家子貌類者代之我宗襄平又燕山子
云〻下吏驗治竟坐誣誅其窮也者謂此客何客耶萬孫也
哉者謂此客即萬孫也此乃一狂民頑何所關而亦見於謠
讖耶是知天地間一事一物成毀生殺凡所云為莫非前定
日東閣雜記曰韓山郡守李若水疏請燕山曹山立後大臣
尹殷輔啓曹山燕山事不可更議大憲柳仁淑大諫慎居寬
和以為若水發此邪論極為凶慘請拿鞫弘文館劉爭若水
乃得先爲曹山燕山立後乃一事也前後廷議之相背如此

燕山朝

相臣錄

左 鄭佸 字君會 諡恭簡 昌孫子 有氣節謝治體

左 魚世謙 字子益 諡文貞 定難功臣

領 韓致亨 字通之 諡質景 確姪 佐理功臣 蔭 甲子追禍

領 成俊 字時佐 諡明簡 奉祖姪 甲子禍

左 李克均 字邦衡 克培弟 甲子死

領 柳洵 字希明 號老圃堂 十七作金陵賦 進壯几杖

左 許琛 字獻之 號 諡文貞 琮弟

左 朴崇質 字仲嘉 諡恭頃 訔孫 佯墜馬免相

右姜龜孫 字用休謚肅憲赴京迯言泄憂懼疽背卒

左愼守勤 承善子燕山妃甥中宗國舅請國時被誅

領金壽童 字眉叟號壽堂殯住燕山時喪母短喪反正乞終喪允之謚文敬

文衡錄

成俔 字磬叔號慵齋又虛白堂礼判謚文戴甲子剖棺日見僞眞逸齋任安齋

金勘 字子獻賛成請國功

申用漑 見中宗相臣錄

科錄

李穆等三十三人

權弘等十三人

金千齡和三十三人
金克成和六人
李頫和三十三人
宋世琳和十四人
尹殷弼和九人
崔世節和十九人

補遺

韓書類

[illegible]冊[illegible]人

[illegible]類十五人

天主教類の十四人

書[illegible]類の三十三人

全[illegible]類の五人十人

[illegible]十錢の三千三三人